

華嚴疏鈔懸談卷第十五 Door2-153-014

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十五

唐清涼大華嚴寺沙門澄觀撰述

第三立教開宗分二，一以義分教，二依教分宗。

今初，以義分教。教類有五，即賢首所立；廣有別章，大同天臺，但加頓教。今先用之，後總會通；有不妥者，願為改易。言五教者：一、小乘教；二、大乘始教；三、終教；四、頓教；五、圓教。初即天臺藏教。

現在這個文當啊，「第三、立教開宗」：講的是第三門。立，就是建立，建立起來這個教的道理。開宗，再分開呀，一個宗趣，一個宗旨，所以這叫啊，立教開宗。「分二」：這立教開宗啊，又分出兩科。在這個第一，是啊，「以義分教」：這個以義，用它這個經的義理，來呀，建立它這個教；要沒有義理呢，那也就立不住教；因為啊，它有這個義理，所以立出來一個教，這是第一科。

二科呢，就是「依教分宗」：依教，根據這個教理，再啊，分開這個宗旨。

這個呢，就好像我們中美佛教總會，「中美佛教總會」，這啊，以義立這個名。義，中國和美國；佛教，是佛教的人在一起，這是個義；總會，這是個總會，就是譬如教，這以義呀，立教。

那麼依教分宗，好像中美佛教總會，我們再分開一個，「中美佛教總會香港總分會」，啊，就分開宗了，這就是宗，到香港去了，不是在美國這，這就是個宗。那麼你若明白這個道理呀，就很容易明白這個立教開宗的這個道理。「今初，以義分教」：這個第一的，現在是一開始，以這個義，分開呀，這個教。「教類有五」：這個教的種類呀，有五種，五種教。

這五種教，是什麼呢？「即賢首所立」：就是賢首所建立的那個五教。「廣有別章啊」：那麼現在在這啊，因為不是正式講這個五教，所以呀，就講一個大概；要是詳細來廣泛的說啊，另外有這個「五教章」，那個五教章來看。他這個五教啊，「大同天臺」：大概的意思啊，和天臺的道理啊，相同，差不多的。「但加頓教」：可是啊，天臺，藏、通、別、圓，沒有頓教。這個賢首呢，加上一個頓教。

「今先用之」：這是啊，清涼國師說啊，我現在先呢，就用這個賢首這個五教這個道理，「後總會通」：在後邊呢，我再把它總起來融會貫通，那

麼令人容易明白。「有不安者」：不安者，就是啊，不對的，有不對的地方，「願為改易」：我願意呀，將來的這個大德善知識啊，有聰明，有智慧的人呢，給我再改一改，往好了改一改。

愚癡的人不能改的，為什麼呢？越改越愚癡，越改越錯了；所以要聰明有智慧的人，才可以改；就是比這個清涼國師啊，那個智慧還高超。清涼國師能「七行具下」，這麼一看呢，其他人看一行字啊，他就看七行，就看的快，**七行具下，過目不忘；你若能有這樣的智慧，才可以改**；若你的智慧自己覺得沒有清涼國師這麼大的話，那你切記不要改的！你**要改，那就是造罪業了！**

那麼這個「改」呢，這不過是清涼國師他說客氣話，他不是說很自滿的，說，喂！我說的這個，這是一字不可去，一字不可添，不增不減的，你誰給我改了也不行！不是這樣講。他就說「**願為改易**」，他願將來的這個大德善知識啊，給我改一改！其實啊，啊，這個要敢給清涼國師改這個人呢，那一定是佛了！因為**清涼國師是華嚴菩薩！**

「言五教者」：所說出來呀，所說這個五教都是什麼呢？第一的，就是「小乘教」：這個名字就叫小乘教。第二呢，就「大乘教」：大乘的叫始教，

這個始教，那麼小乘這是教的一個開始，為什麼大乘叫始教呢？因為大乘啊，是大乘的一個開始，不是小乘的開始，是大乘的開始，所以叫大乘始教。「三，終教」：這個終教呢，就是大乘的終教。

「四，頓教」：四啊，頓教；頓教，怎麼叫頓？這個頓，就是不按著次第，沒有次序，豁然貫通了，豁然就開悟了。啊，本來人應該學佛法啊，一步一步的這麼學，先皈依啊，然後受五戒；受五戒，再受八戒、菩薩戒；再出家作比丘，受沙彌戒、菩薩戒這麼等等的。你說他怎麼樣啊？他沒皈依呢！就開了悟了，這叫頓教了。連皈依都沒皈依，他就開了悟了！

好像六祖大師，那就是頓教了，啊，他一聽有那客人念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哦，他明白了！他明白了！這叫頓教。你看，他那時候還沒有學佛法呢！這就是啊，在這個經典裏邊，教化這一類的眾生，聞法開悟，這叫頓教了。

「圓教」：圓，就是圓融無礙的，圓滿菩提，圓教，你怎麼樣講都對的；

「圓人說法，無法不圓」，這個教也圓，是人也圓，人說出法來啊，條條是道，頭頭是道，怎麼說怎麼對；啊，本來他沒有道理，他也講出個道理來，令你還不能不信這個道理。本來不對的，他講，就講出很有理的。

就好像我們禪宗，頭先我不講，打人、罵人是不對的，喔，在這個不對，你若能看成對了，那對你就有幫助了，你的功夫啊，就差不多了，所以這是圓教。圓教就是一點缺點也沒有，圓滿圓滿的，像那十五，那個月亮，啊，圓滿的。這是啊，圓教。

「初即天臺藏教」：初，什麼叫初？初即天臺藏教是怎麼講？初，就是那個小啊，這個小才叫初，你看看前邊那個文，初，就是那個小教啊，小乘教啊，就是天臺那個藏教。因為它那個藏，前邊這個不講過很多了，說它怎麼樣不應該叫藏教啊，怎麼樣啊，這來批評它不對啊！所以現在它不叫藏教了，叫小教，小乘教。初，這個小乘教，就是天臺那個藏教，這麼樣講。這個地方啊，啊，講經就是在這個地方要著眼，要注意！

怎麼不應該叫三藏教啊？這個小乘在這它就直接就用這個小教，小教就是小乘教，改這個名字。

Door2-154-015

二始教者，亦名分教。以深密第二，第三時教，同許定性二乘俱不成佛；

故今合之，總為一教。

第一呀，是小乘教，在賢首宗啊，就叫小乘教。在天臺宗呢，就叫三藏教。

這第二呢，是始教，「始教者」：這個者字呢，就是這個教的本體，就是始教的本體。那麼這個始教啊，怎麼叫始教呢？就是大乘教一個開始；從這個時候，所講的經啊，都是大乘經典了，大乘的初門。

這個呢，教，又叫「分教」：什麼是分教呢？把這個教分開，一個分成兩個，不是的，不是把這個大乘教，又分成中乘，或者小乘，不是的。是啊，從小乘，和大乘，這啊，是一個分開一個界線，分開了；分開前邊就是小乘，後邊就是大乘，所以又叫一個分教。

這個分教，也就是啊，和這個深密經，第二分，和第三分，這個時候的教，第二時，第三時後的這個教，同許定性聲聞、緣覺，這個定性，就是啊，在那中道自劃，說，我在這就可以了，我不往前再進步了，我已經知足了！他既不往上求佛道，又不下化眾生，你說這有什麼用呢？

所以佛啊，叫這種人叫「**焦芽敗種**」，焦芽，就是芽子乾了；敗種，那個種子壞了，啊，就不能生了。因為他啊，上無佛道可求，下無眾生可度，

願意做一個自了漢，我自己呀，成就我的果位就算了，不管他了，這是定性。二乘，或者定性聲聞，或者定性緣覺，這兩種人，

「俱不成佛」：啊，這是啊，這個深密經上說這兩種人呢，都不能成佛的，不能成佛；因為這樣子，不許可他們成佛，不是啊，不許可，是不承認，不承認他們會成佛的。「故今合之啊」：所以現在呢，把這個第二，和第三呢，這個深密經，第二，第三分呢，合成一個。「總為一教」：這一教呢，就是這始教，就是第二分，第三分，兩分合起來，所以這又叫分教。

第一個意思，是從小乘和大乘那分開一個界線，這叫分教；第二呢，也就是深密經啊，這第二分，和第三分，合而為一了，所以呀，本來叫個合教可以，但是啊，這是分教，有兩分，合而為一，這個也是一個講法。

此既未盡大乘法理，故立為初；有不成佛，故名為分。

在這個始教，是啊，大乘一開始，所以呀，還有定性聲聞，不能成佛，這叫啊，沒有啊，把這個大乘的法理呀，說完了，還沒有窮盡這個大乘的法理，是啊，大乘的道理還沒有說完呢，「故立為初」：所以呀，把這個教呢，立為初，就是這個始教。這個始教啊，雖然是大乘的初門，可是啊，

這一類的眾生，還是不成佛；因為他們是定性的聲聞，緣覺，定性的闡提。

「有不成佛」：因為啊，這個大乘的道理，是啊，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」。這個大乘呢，他還有不成佛的，這個闡提，不會成佛。因為不會成佛，這就有分別了，雖然叫大乘，但是啊，又分別成佛，和不成佛，「故名為分」：所以這個教呢，又叫一個分教。前邊講那個分教的意思，現在又正是講這個分教的這個意思，就是啊，意思就是啊，和佛分開，和佛啊，分家了，因為他不會成佛，所以叫分教。

三、終教者，亦名實教。定性二乘，無性闡提，悉當成佛，方盡大乘至極之說，故立為終；

就是啊，大乘法的最後，大乘法最後，所說的叫終教，又有一個名字，叫「實教」，就是實實在在這個教。前邊呢，這個大乘一開始，講「空」。現在呢，到這個終教，就講「有」了。「空」，是真空；「有」，是各妙有。那麼真空、妙有，這其中啊，就是中道，非空、非有，就是中道。

所以在這個教啊，就說定性的二乘，定性的聲聞、緣覺，無性的闡提，沒有佛種性的，這種啊，信不具的這種眾生，這種的，「悉當成佛」：啊，

他們呢，完全都可以成佛，成佛了。

前邊呢，說他們不能成佛，那麼後邊這個大乘終教啊，就說闡提，和定性聲聞，都能作佛了，這才呀，「方盡大乘至極之說」：這才呀，說到極點了這個道理，大乘的妙理，才顯露出來了，發揮出來。

怎麼叫大乘呢？大乘，以「運載」為義，這個乘，就是從凡夫啊，把他運到佛的果位上去了，所以這叫乘。這個大乘啊，是無所不運，無所不載，所有一切眾生，都把他搬運到啊，這個佛的果位上去了，所以這才方盡收大乘至極之說，已經說完了，這個大乘法說完了。「故立為終」：所以呀，給它立個名字叫終教，這個教是，啊，本來是大乘啊，但是大乘的最後了，所以教終教。

以稱實理，故名為實。

「以稱實理」：因為啊，這個教啊，它和這個實理是一樣的，和這個真實的理體是一樣的，所以呢，又給它起個名字就叫「實教」，又叫實教。

上二教，並依地位，漸次修成，故總名為漸。

這個分教，和這個實教，也就這個始教，和這個終教。這兩種教啊，都是根據他啊，這個眾生的地位，一點一點的，修行而成的。「漸次」：就是一點一點，一步一步的走的；漸次，就好像啊，我們走路似的，一步一步走到那個地方；不是坐飛機飛到那個地方，也不是坐汽車啊，跑到那個地方去，就是一步一步走的，也不是坐船去，那麼這叫啊，「漸次修成」。

就是今天修一點，明天又修一點，後天又修一點，一點一點的，啊，修行開悟，成功了。「地位」：就是他自己的地位，自己呀，那個眾生自己在什麼地位上，一點一點修行成佛了。所以呀，「總名為漸」：總起來給這兩個教起個名字，又起個名字就叫「漸教」，漸，漸次而修的，這不能往後退，一往後退，就連「漸」都不漸了。

四、頓教者，但一念不生，即名為佛；不依地位漸次而說，故立為頓。

這第四種的教啊，叫頓教。這個頓的意思，為什麼呢？就是一個不依照規去修行去，可不是不守規矩，不依照著規矩；這個修行的規矩，啊，前邊

那個漸，這個終教又叫漸教，就是一步一步的去修行。這個頓呢，就不需要一步一步的修行，「初發心時，便成正覺」，一發心就成佛了，就這麼快！啊，好像到紐約去吧！啊，不需要一步一步走到紐約去。要一步一步走到紐約去，那就叫個漸教。

現在不需要一步一步走，怎麼樣呢？或者坐輪船，坐上啊，也不知不覺就到了；或者坐火車，也很快到了；或者坐巴士，也不需要自己一步一步走；或者坐自己的嘆嘆車，那麼也可以到，這都不需要一步一步走，就這麼坐到車上就去了；甚至於你若坐到飛機上，也很快就到了；很快就到了，這就叫頓；不需要費那麼多的工夫，啊，費那麼多的時間去修行，這就叫頓。

所謂：「屠夫扔刀，立地成佛」，這就是頓教。屠夫，什麼叫屠夫啊？就是那個殺豬的那個人，或者殺牛的那個人、或者殺羊的那個人、或者殺貓、殺狗啊、殺老鼠那個人，這都叫屠夫。屠夫，他要用一把刀啊，去殺那個眾生，這是造惡業囉！造的很多惡業了！可是他能啊，把這個刀扔下，不要這個刀了，啊，以後不殺生，立地成佛，啊，他就成了！你說這是不是便宜，很便宜的，很容易就成佛了！

哈，可是啊，你要知道啊，這個屠夫他把刀放下就成佛了，他就是這一念

不生了，現在這個文上不說，頓教者，但一念不生，即名為佛，怎麼他就一念不生了呢？他不生惡念了，把這個刀放下了，惡念不起了，啊，他知道啊，他所做的事情以前是錯了，那麼把刀放下以後再永遠也不殺生了。因為他這一念不生，這個惡念不生，所以呀，就和這個佛的智慧就相應了，所以就成佛了，所以但一念不生，即名為佛。可是啊，這個即名為佛，還不是啊，一定就成佛了；他名字叫佛，決定可以有成佛的機會，所以呀，這就是這個頓教的教義。

這個「不依地位漸次而說，故立為頓」：因為啊，他不依漸次，不依這個地位。本來他是個殺豬的，啊，刀放下就成佛了，你說，他是個殺豬的地位，不應該成佛。這殺豬的也可以說是個信不具，也可以說是個闡提；甚至於比闡提還壞，那麼在他的地位來說，那是最壞囉！可是他就成佛了。

他就因為這**一念的懺悔心呢，生的真了**！你人呢，無論你哪一位，你呀，「彌天大罪，一悔便消」，你就罪孽再大，有這個虛空那麼多的罪業，你若能懺悔，懺悔要真懺悔！不是啊，在皮毛上懺悔，不是啊，啊，在口頭上啊，認個錯，心裏頭啊，還想著我沒有錯，不過我這個是啊，啊，你說我錯了！我只可以這麼承認過來，表示我不辯，啊，不辯論，這也不行的！
要心裏頭真正知道自己的錯過了，這叫真懺悔！

有那麼幾句偈頌，說的很清楚，很好。說，罪從心起，罪從哪裏來的？是從你心裏造出來的，心裏頭，啊，就從你那個無明那來的。你這個前邊講那個「生因」，這個生的因呢，就是從無明，以無明為因，有的人一觀想，哦，這個身體就是以無明為因！哦，他就開悟證果阿羅漢了，因為啊，他也真正的明白了。

你這個懺悔，要啊，用心來懺悔，不是用口來懺悔，「罪從心起將心懺」，用這個心來懺。啊，「心若忘時罪亦無」，你那個心呢，忘了，罪也就沒有了，「心忘罪滅兩俱空」，你心也忘了，你罪才能滅了，這兩者都沒有了，心也沒有了，罪也沒有了，「是則名為真懺悔呀」，這才是真懺悔！

那麼還有，前邊還有四句這個懺悔偈頌。說是啊，「往昔所造諸惡業」，這個罪業不是今生造的，說那麼多就是那麼多了，在往昔造的，很多很多，積累到今生啊，這太多了！「皆由無始貪瞋癡啊」，為什麼我造這麼多的罪業啊？就因為無始劫以來呀，到現在，這個貪心也不能停止，瞋心也不能停止，癡心更沒有法子啊，停止，所以由這個無始劫以來這個貪瞋癡的

心呢，啊，造成很多的罪業。

「從身語意之所生啊」，從我身生出來的，從我言語之中生出來的，從我意念之中生出來的，啊，「一切我今皆懺悔呀」，一切的罪業，我現在都要懺悔呀！啊，所以呀，這個罪，你若不懺，它就不能沒有；你一懺悔，它就啊，沒有了，空了。

那麼這個頓法呀，雖然是頓悟，也因為往昔你呀，有漸修過，修也在今生你雖然頓悟了，啊，你往昔呀，都修過很多了。好像那個屠夫，他就修來修去，修到要成了，要開悟了，他又迷了，迷了，所以殺豬去！啊，殺來殺去，他這個善業成熟了，他就把屠刀放下，立地成佛，這就是頓法。

這個頓法，是暫時間呢，雖然說是頓，在過去生中，他也都啊，那個善根積的很多了，所以今生才能頓悟。由這樣講來呀，這樣看來呀，就是頓呢，也是從漸那來的，不過這即刻他頓悟了。在這個漸修的時候，沒有人知道；頓悟的時候，大家都見到了，所以這是個頓。這個頓呢，就不依地位，漸次而說，故立為頓，所以立它叫頓教。

如思益云：得諸法正性者，不從一地，至於一地。楞伽云：初則為八地，

乃至無所有何次等。不同前漸次位修行，不同於後圓融具德，故立名頓。

「思益呀」：這思益經，這是一部經的名字，這思益經上說的，「得諸法正性者」：諸法，就是一切法；諸法，也就是一法，哪一法？就是這個頓法。一切法，是哪一切法？是佛所說的一切法。正性，這個法的正性，這個正性，也就是這個頓教，啊，這個法，得這個頓教，這個法。

怎麼樣呢？它啊，「不從一地」：不是啊，依照著規矩，啊，一定從第一地，到第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、八地、九地，十地這樣子，不是的，不從一地。「至於一地」：從這個第一地，到第二地，不是的；他或者從第一地，啊，就到了第十地；或者，啊，從第十地，又到了第一地，來回呀，這是很沒有什麼次序的，就是啊，不像那個漸呢，那麼樣子一點一點修行。「立地成佛」，也就是這個意思。所以不從一地，至於一地。

「楞伽云」：在楞伽經上又說了，「初則為八地」：初，一開始就到了第八地，八地不動地。那麼其中啊，就有說的，那個楞伽經上啊，偈頌上說的是很詳細，說這不依照啊，次第這個道理，那麼願意啊，詳細研究佛法的人，可以呀，查一查那個十地的名字，然後啊，就知道初地是什麼，二

地是什麼，三地是什麼，四第叫什麼名字，五地、六地、七地、八地、九地，十地。總而言之啊，這個頓呢，是不依照這種次第呀，來修的。

所以呀，說，「乃至無所有何次等」：等啊，是這個偈頌啊，還有很多句，這個疏文上啊，只說兩句，就說，初則為八地，乃至無所有何次等，這個等啊，就是等於其它的偈頌。

「不同前漸次位修行」：它和前邊呢，所說那個漸教，要啊，照這個修行的這個步驟，一步一步的修行，和前邊那個不同，這不需要啊，那麼樣子費那麼多的時間和工夫。這有一點呢，這好像那個Computer的性質，很快的；又有一點好像火箭一打就打到月球去了，所以這叫個頓。

「不同於後」：那麼前邊這個漸它不同啊，不依照這個漸次，這個地位來修行那麼和後邊「圓教」也不同；圓教呢，是「圓融具德」：圓融啊，具足萬德了，萬德莊嚴了。啊，所以和後邊這個圓融具德啊，也不同，「故立名頓」：所以給它立一個名字啊，就叫頓教。

發心度你們自己的父母，要發心呢，感化他們信佛，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孝道；**你能把父親、母親度的信佛了，這比做什麼功德都大的！**這是很要緊

很要緊的。哪一位在回家看父母的，一定要把這個，我們這個地方的好消息，帶給父親母親，再把父親、母親的好消息，給帶回到佛堂來，帶到這個廟上來，才可以的。不是隨隨便便的回去，隨隨便便回來，要這個做一點功德。

我告訴你們各位我一個打妄語的事情，這是很小的時候啊，我就會打妄語，不是啊，年紀長了，才會打妄語。我在十二歲的時候啊，就給父母親叩頭，但是自己一想，平時沒有叩頭，突然間就給父親、母親叩頭，他一定會不許可的，啊，他不叫我叩頭的！尤其呀，這一般的人呢，也沒有天天給父親、母親叩頭的，沒有這麼個規矩。

若有這麼個規矩，說我依照這個規矩來做，沒有！這怎麼辦呢？我給他叩頭啊，他一定不許可我天天這樣子；於是乎我就想了一個方便法，打起妄語來了。怎麼打妄語呢？我叩頭的時候，我父親、母親就問，你為什麼？在這個我北方啊，過年的時候，拜年可以給父親、母親叩頭。說這也不是過年，你給我們叩什麼頭啊？

我說，啊，我昨天晚間做了一個夢，啊，得了一個夢，夢啊，也不知道是佛啊？也不知道是菩薩？他就告訴我，他說我的罪業很重，就來死了，啊，

不久啊，就死了！那麼如果我想要不死的話，就要天天給父親、母親叩頭！

所以我啊，也不相信這個夢，但是我很怕死的！我父親、母親一聽，沒有話講了，說，那你就這麼樣子囉！這以後天天給父親母親叩頭，他也不反對我，許可了。

Door2-157-018 41.華嚴經疏淺釋-第二門-宣化上人

頓詮此理，故名頓教。天臺所以不立者，以四教中皆有一絕言故。今乃開者，頓顯絕言；別為一類離念機故，即順禪宗。

「頓詮此理」：這個頓，就顯的不可說的這個道理，詮顯不可說的這個道理，「故名頓教」：所以呀，它的名字才叫頓教。就是一念不生，「一念不生就全體現，六根忽動被雲遮」，我們人的自性啊，本來是清淨，可是啊，為什麼不清淨了呢？就因為這個無明啊，一念不覺，生出三細來；在這個生出這個三細之後，就啊，著住到這個六根上了，所以說六根忽動被雲遮，六根呢，一動的時候，就好像被雲呢，把這個天空都給遮滿了似的。

我們自性是不貪的，這六根一動啊，它又生出貪來了；自性不瞋的，因為這六根一動啊，它就生出瞋來了；自性不愚癡，般若常明的，啊，你這六

根一動的時候，它也就變成愚癡了，般若的光啊，也不現出來了。

所以這個「頓」，就是啊，「離言說相」，離這個言說的這種相，「離心緣相」，離開一切的相。所謂：「口欲言而辭喪」，口想要說話啊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，沒有什麼可說的；「心欲緣而慮亡」，心裏啊，想要攀緣攀緣呢，外邊不攀緣，心裏想攀緣一下，可是這個慮亡，啊，這思慮也沒有了，你想想什麼東西，不會想了！啊，這是個頓教的道理。

「天臺所以不立者」：那麼天臺，他為什麼就立一個藏、通、別、圓，他沒有這個頓教？那麼以後啊，又加上啊，頓、漸、秘密、不定，這四教；但是啊，他本來的四教，就是藏、通、別、圓，沒有這個頓，天臺所以不立這個。

「以四教中皆有一絕言故」：這個四教啊，藏、通、別、圓，這四教裏邊，每一教啊，說到極點，沒有什麼話可講了。絕言呢，就是話，言語道斷，那麼講到極處啊，都是沒有什麼可說的了。沒有什麼可說的了，所以呀，他就沒有立這個頓教。

「今乃開者」：現在啊，這個賢首的五教，立出這麼一個頓教；這「頓顯

絕言」：這個頓教啊，就是啊，詮顯的那個沒有話可以說的那個道理。「別為一類離念機故」：這是啊，就單單為的那一類的眾生啊，他能以呀，「一念不生」，前邊呢，不說，一念不生，即名為佛嘛！他單為這一類的眾生所設立的，所設立的這一個頓教。

「即順禪宗」：這個頓教呢，是什麼？就是禪宗所講的這個道理。「禪」，就是頓悟的法門，圓頓法門，這是啊，禪宗所講的。現在立出這一個頓教呢，就是啊，順著禪宗這個這種道理來立的這個頓教。

這個禪宗這一法，就是離語言文字，所以才說啊，「不立文字」；雖然說不立文字，但是也不離開文字。你說到一個「禪宗」兩個字，這都是文字，所以說啊，沒有離開文字。

我們修道的人，修行什麼呢？就要修行沒有一種執著；不執著善惡，不執著好醜，不執著是非，不執著輕重，不執著大小，都要不執著。啊，修行，八萬四千法門都要修行，都要修這個行。

這八萬四千法門，就有八萬四千個第一，沒有八萬四千個第二，也沒有八萬四千個重要的，也沒有八萬四千個不重要的。所以我們修道，就像頭髮

這麼細的一個法門，你也要修成功了才算！就像須彌山那麼粗的那個大法，你也要修才算！並不是說這個像一個汗毛啊，這個法門，就是啊，不重要的；像一個須彌山那麼粗的就是重要的，不是的。你由小而大，由近而遠，由淺入深，才能修行成功。

不是說，啊，像我吃東西似的，這個不合我的口味我不吃它，那個合我口味我吃多一點。修道呢，你不論是什麼法，你要修行啊，就要啊，勇猛精進把這個法修一修。就在這個不重要的法上，你若會修行，也就會成道業的；在重要的法上，你若不會修行，也不會成道業。這個重要的法，你若不認識，它又變成不重要的；不重要的法，你要是認識了，也變成重要了！就看你認識不認識。就好像你吃飯呢，你知不知道這個所吃的東西的味道？你若知道了這個味道，你就會有感覺啊，它是好不好？你若不知道味道，那個好不好你也不知道。

啊，「佛事門中，不捨一法」，這個佛事的門頭啊，不捨一法，無論哪一個法，都可以修行成佛；「真如體上，不立一塵」，這個真如的自性上呢，連一粒微塵也不可以存在的，所以它才光明徧照。

那麼修禪宗這一法，為什麼要坐那地方參禪？坐那地方就叫你沒有念。前

邊不講過，說啊，「但一念不生，即名為佛」，你能不能一念不生呢？你坐這個地方，啊，想不起來的事情都想起來；啊，已經忘了很久了，它又跑出來了。啊，七百年、八百年以前的歷史，啊，重念一遍，所以這個呢，是不是一念不生呢？不是。

怎麼能一念不生呢？我今天給你們講一講，沒有法子！那麼沒有法子一念不生，那麼有法子叫它一念不滅。因為它滅，就會生；啊，若生，就會滅；你若叫它不滅了，它就不生了。怎麼叫不滅呢？噢，就是這麼樣子！譬如，你說，你猜，你猜想這個念佛是誰？這是一念。這個誰？啊，總也不叫它停止！誰？這是找的，不是念的；哦，你一找，它這個就不滅了；不滅就不生，不生就是佛了！所以這禪宗的道理就是這樣子。你若一念不生了，你這個念也不滅了，那智慧光明就現前了。

不是說坐那地方，咬牙，瞪著眼睛，這麼用兩個手把你這個念頭給抓住，不叫它跑了！喂，不行！不是這樣子。這樣子，越搞越麻煩；你不叫它生，它單要生。你把媽媽這個念頭不生了，爸爸那個念頭又起來；啊，爸爸那個念頭也停止了，哦，哥哥又來了，啊，弟弟也出來了，兄弟姊妹，六親眷屬，啊，七扯八拉的一大堆都上來。

七扯八拉，七，就是那個七識，七識也牽著你；八拉，那個八識，也牽著你；這叫七扯八拉。這是一般人所講的，他們不是這樣講，但是我是這樣講。七扯八拉，就是那個第七識，也想扯著你，第八識那也拉著你，把你往兩邊拉，這七扯八拉。

這個六親眷屬，也生出來了，七扯八拉的都做起工來。**六親眷屬**是什麼呢？這兄弟姊妹，就是這個六識；這個六識啊，就好像六親眷屬眼似的。在你這坐禪的時候啊，這個也想和你談一談，那個也想和你研究研究這個問題。眼睛有眼睛的問題，耳朵就有耳朵的問題，鼻子有鼻子的問題，舌頭有舌頭的問題，身有身的問題，意有意的問題。

眼睛告訴你了，咦，你忘了嗎？今天我們看見那個美色多漂亮，啊，你歡不歡喜？耳朵就說了，說，咦，今天我們聽那個音樂，那個聲音，是太好聽了，明天呢，還去聽去！耳朵啊，的問題。鼻子的問題，說，啊，這個巴黎之夜非常的好聞，很香的！知不知道什麼叫巴黎之夜？問題來了！

這舌頭吃過一種啊，最好吃的東西，它說你那香味沒有用，只聞一聞而已；我這個舌頭嚐到這個好滋味啊，吃到肚裏頭去，這才是啊，真得到好處了！你看，等這個身體呀，就說，嘿，你那個都是我這了嘛！你沒有得到什

麼好處。這意念也就說了，說，唉，這個feeling，這是感覺啊，還是完全在我這，你們那都不算了，啊，這麼樣子，互相就來爭論起來了，這叫六親眷屬，啊，開大會，七扯八拉，啊，就來做工。參禪的人，被這些個事情啊，來一搞，就搞的亂七八糟。

Door2-158-019

五、圓教者，明一位即一切位，一切位即一位，是故十信滿心，即攝五位，成正覺等；依普賢法界，帝網重重，主伴具足，故名圓教，如此經等說。

賢首宗他的五教，前邊已經啊，大略的講了四教，現在講這個第五教。第五教是圓教，它是圓融無礙的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啊，初發心時，便成正覺。所以說，「五、圓教者」：第五啊，這個圓教。「明一位即一切位，一切位即一位」：它呀，這種教理，是不可思議的，一種圓滿的，無欠無餘的，無欠，這什麼？無欠無餘，你說它少一點點嗎？也不少一點點，這叫無欠。你說它多了嗎？它一點點也不多，這叫無餘；恰到好處，所以呀，這叫圓教。

一位即一切位，一個位置，譬如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，在這

每一個位置裏頭有「十」；但是啊，它無論哪一個位，只有一個位就具足一切位。譬如初信，啊，它也圓，圓融到啊，啊，初住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、等覺，它都圓滿了；不單圓滿這五個位，而且等覺，妙覺都得到了，所以叫一位即一切位，在這一個行位上啊，它具足這一切位的功德。一切位即一切位，雖然呢，具足一切位的功德，啊，修行所證得的這種的果位啊，可是還沒有離這個一位。

「是故十信滿心」：所以呀，在這個十信的位置上，滿心，得到那個滿心的位置。「即攝五位，成正覺等」：就啊，包括著，啊，攝，在這一位上啊，攝其它的種種的五位，成正覺等，成正覺，就等覺、妙覺等。

「依普賢法界」：這個怎麼是這樣子呢？一位即一切位，一切位即一位，這個那麼這就說的那個普賢法界觀。普賢菩薩這個法界觀呢，啊，所說的就好像那個「帝網重重」：就像那個大梵天王那個網羅幢一樣，互相通著的；互相通著，你說這一個位嘛，也就通其它的一切位，一切位也就通這一位。

這個網啊，啊，每一個網孔有一粒珠，每一個珠放出這種種的光明；這種種的光明互相啊，攝照，你攝照我這個光，我就攝照你那個光，光光相照，

孔孔相通，啊，所以說一位即一切位，一切位即一位，那麼因為啊，它是重重無盡的，帝網重重啊，重重無盡，無盡重重，啊，在這種境界上，所以叫「主伴具足」：雖然是重重無盡，但是啊，它這個主伴還不雜。

「主」，啊，就是說法主，又或者就是這個修行的主；「伴」，就是助緣，助這個說法主的，也就是個賓，賓主具足，有主又有賓，有賓也有主。譬如釋迦牟尼佛為主，十方諸佛就為賓；十方諸佛為主，釋迦牟尼佛就為賓，所以互相啊，主伴具足。

啊，「故名圓教」：因為啊，它無欠無餘，啊，好像這個帝網重重這樣的無盡無盡的這種道理，所以名字，給它起個名就叫為圓教。那麼這個圓教，「如此經等說」：是說的哪一種經呢？就是說的這個大方廣佛華嚴經啊！這個大方廣佛華嚴經，既是圓教又兼頓教，所以這個圓頓法門，重重無盡的。

Door2-159-020

若約所說法相者，初小乘中，但說七十五法；

「若約所說法相者」：若是照這個法相，這個分別這個法的名相來說，第一，就是小乘。這小乘的，「初小乘中，但說七十五法」：在這個頭一個是小乘法，小乘教。小乘啊，僅僅的，就單單的，說出來七十五法，不是百法。本來大乘，若按著大乘來講，有百法；按著小乘呢，就是只有七十五法。

持七十五法，第一的，是講這個「色法」，你們各位說，這個色法有多少種？它那個五根呢，那不是色法，這是色法裏頭的五根。色法裏頭的五根呢，就不是信、進、念、定、慧。這個真有意思啊，你看你們大家看看誰認識的法相啊，認識的怎麼樣？你看；這個五根呢，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沒有意，你記清楚了，不要再張三的帽子，你要給李四戴上。

這個七十五法，就是那個百法明門論裏邊的，拿出來七十五個，還有二十五個屬於大乘的，這七十五個是屬於小乘的，所以呀，若是按著大乘講，就有百法；按著小乘講，只有七十五個。那是相同的，相同，但是啊，我現在就是問他們果先他所講的他們認為對不對，頭先是他批評他們這幾個說的對不對啊？現在是應該他們批評他了，互相來這個評論，這個這麼一點點的這個道理，就認不清楚了，這怎麼可以！這個就沒有判斷力。

譬如，你到什麼地方去聽人家講經，人家隨便亂講，你聽的也不知道對不對？你現在一點評判力也沒有，人家講的法對不對，你也不知道？你要有這種判斷力了，誰講，哦，他講的不對，不是那樣講法，這才有判斷力，認識這個法相了。

你說這個，他前邊那是說五根，五進，和五表法；五境是什麼？這個**五境**是什麼？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這就叫五境。所以你看那個文上看的五根，這個**五根**，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這五根，沒有一個意。這五境呢，就是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這色法嘛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這是色法屬於，這叫五境。五個境界，前邊的境界；色，這也是一個境界；聲，這也是一個境界；香，也是個境界；味，也是個境界；觸，這也是個境界，這境界，這屬於色法。

那麼還有一個無表，這**無表呢，就是那個法塵**。那個法塵，沒有所表現，所以叫「無表法」。無表，沒有所表，無所表。那麼無所表怎麼還叫色法呢？這豈不是矛盾嗎？不是。因為這是第六意識那個影塵落到這個落下來這叫法塵，法塵呢，也屬於色法了，第六意識那個影塵落到這個法塵上，有這個影子，所以也屬於色法了，這是很微細的了。

那麼現在這十一色法講明白了，那麼還要講這個心法了。「心法」，你們說是多少？有意識，這個第六意識，他認為是心法，它沒有那其餘那七個，他不講那個，說那個不對，沒有那麼多的心法。這是小乘，他這個境界就小，他所指的這個心，就是第六意識。所以呀，在這這個小乘裏邊呢，這心法裏邊只有一個，這一個是什麼呢？就是第六識，他承認這個「心」。

小乘裏邊，他這境界太小了，不知道啊，那麼多。

要到泰國去啊，學佛法，因為泰國那的佛法，就是托鉢，以托鉢呀，這就是出家人的最大的工作了，就是托鉢。托鉢，去到外邊去托鉢，托回來就是吃；這一個托鉢，一個吃，這是最要緊的工作。為什麼呢？他說呀，釋迦牟尼佛天天都是托鉢的，天天都是不穿鞋，不穿襪子，去托鉢。

所以呀，他們就學這個釋迦牟尼佛這個樣子，外邊這個樣子，啊，穿上黃衣服，不穿鞋，不穿襪子，或者呀，坐到一個小船上，在那個船呢，這麼這個船在河裡擺過，河兩邊呢，都是有這個住家，有這個人呢，在那地方住，在那個船上啊，就到每一個家庭的門口，就給他供鉢；供鉢，跪那，叩了頭，給他東西吃，就這樣子。所以這個托鉢呀，其實這是最要緊的工作。為什麼呢？如果不托鉢就沒有東西吃；沒有東西吃，就生命就有危險，就受了危險了，所以托鉢這個工作是最要緊。

你就不念經也可以，不拜佛也可以，不修行也可以，總而言之你要托鉢；要一早起呢，就要那個坐船呢，或者早起天一光，就坐到那個船上；那個船大約有二十幾尺長啊，那麼好像一個柳葉舟似的，那個柳樹葉子那個樣子的舟，坐到那個舟上去托鉢。不坐舟呢，就是啊，行路；在路上啊，坐舟這個的化緣呢，比較舒服一點，他不用走路。啊，那麼這個不坐舟，就要走路，無論多遠你要挨著一家一家的去托鉢這麼樣子。托著這個鉢到那地方，也不准，眼睛不准看女人的；就是女人給供鉢，也就是眼睛看著這個鉢，不看那個女人，那個地方是這樣子的。但是可以抽香菸，隨便呢，你什麼時後抽香菸都可以的。因為什麼？他說佛的戒律上沒有說菸。好像我們這個小沙彌啊，那種的有礙辯才一樣的，所以緬甸是這樣子。

那麼佛呀，也是托鉢，佛是啊，托鉢是給這個一切的人來種福。所以這個小乘啊，就把這個佛這一點這個法門呢，學的是很堅固的，人人都要托鉢。那麼釋迦牟尼佛心裏邊是什麼呢？托鉢回來吃的東西，在肚裏邊，他們想就是這樣子。其實佛的肚裏邊，是無量的法寶，都在那藏著；但是他們這個法寶他不要了，要這個食法，一定要吃這個寶貝啊，那麼不能放棄了，這也是很有道理的，因為如果放棄吃這個法門呢，那麼生命就受了危害了，所以這個現在在錫蘭、緬甸、泰國，這個托鉢這個法門呢，還是很盛

行的，他們還是啊，照常托鉢。

我啊，在香港也托過鉢，在泰國呢，我到泰國反而沒有托過鉢。因為什麼呢？在中國的佛教的廟上住，中國的和尚不托鉢的，就在那個地方自己做飯吃，和那個泰國不一樣。

Door2-160-021

七十五法，講了十二，還有六十三個。六十三個呢，現在講到這個「心所法」。心所，這個心所法啊，在大乘裏邊講是五十一個，在這個小乘啊，講少了五個，只剩四十六個；在大乘這五十一個心所法，我們今天呢，還要大家共同研究都是什麼？那麼這五十一個心所法，都應該記得，記得頭了，這回仰起頭。怎麼叫徧心所呢？它是啊，徧於這個心，每一個啊，都是徧於心。

怎麼叫心所呢？就是附屬於心，附屬的；心所有法，這個心所有，屬於心。

第一的，不錯就是這個受，受啊，是徧心所，受，就以領納為義，就是納之於心、領受於心了。領受於心，這種的感覺是普徧的，**受心所**。

那麼有**思心所**，思(就是思想的那個思)。這個思想，也是徧於一切心；由於想，這個思啊，和那個想，又不一樣；思，就是在意念裏頭啊，那麼思索。

這個「**想**」，也是個心所，所以你看，啊，這個想，底下有個「心」字；這個思字，也有個心字。這個想啊，是想來想去，想過去、想未來、想現在，那麼想，就是徧於一切心。

在這個「**觸**」，這個觸啊，也是徧於一切心，就是觸覺；名字叫觸，但是啊，它屬於心所法。

還有個「**欲**」，這個欲啊，就是你所歡喜，所好樂的，你所願意，欲，這也是個徧心所。

還有一個「**慧、念**」，慧，就是啊，(智慧的慧；念呢，就是想念那個念)。慧念，但是這個慧念，不是智慧，就是比較稍稍有一點聰明而已，慧念。

「**於作意**」，什麼叫作意呢？你沒作意的時候，這個事情啊，你就不知道；你這一作意，啊，知道了。好像我在那個鐘旁邊走，走來走去，也不知道

幾點鐘，噢，幾點鐘了？一看，喔，八點半，這作意知道，你沒作意的時候就不知道。

啊，「勝解」，勝解，人普通的這種智慧，這種明白，這不叫勝解。勝啊，是超勝；旁人不明白的，你明白了，這叫勝解，你勝過人家這個解，知解。

還有就是這個定，「三摩地」，這個定，一定一切定。你只要就說，我不能那樣做，這定，它就不那樣做了，這定；我一定要不顛倒了，喔，就不顛倒了，三摩地。

這十種，這叫十種的偏心所，徧於一切心；又叫啊，「大地的心所」。這個大地呢，就是說的這個心地，就是說這個心；言其呀，啊，它普遍的，不是啊，一部分的，所以呀，叫徧心所，這十種。

無所法的人，要有這個勝解，勝解，就是不一定要學過才會明白，沒有學，一看，也就明白了，這也叫勝解。不是啊，說一定要聽講過才會講；沒有聽講過就會講，這就是勝解。

所以呢，我們現在到這個善心所，善心所啊，也有十個。這十個善心所啊，

那麼果富發發布施心，給大家講一講。

這是善心所，這個不叫徧心所了，和前邊那個不同的，這個就差一點點。

他那個名詞講的怎麼樣？本來在佛學院呢，這個法師講了，以後要抽籤，抽籤呢，有多少人，有預備多少條籤，這個法師這麼在這個裏頭，用手拿一個看看是誰的名字，就叫誰講，叫誰給講出來，這個叫扶小座。這個扶小座呢，他一般的法師是指可以呀，照著這個法師講的這個道理來講，不准講錯了，不可以參加自己的意見。

我們這呢，這個辦法是很好的，法師不講，就你來講，不單用英文講，還要用中文講，看看你講的是有一點意思，沒有一點意思，這可以任意用自己的意思，你自己若有勝解，你就隨便可以解；沒有勝解，就解不出來了。

那麼不管他講的對，是不對，今天呢，有人批，我又叫人劈呀，人又不劈了，叫拿個斧子來，沒有人拿斧子來，拿把刀也可以。那麼這樣子呢，以後我就用這個方法，我對你們講一講呢，我或者講的辛苦了，我就叫一個人呢，替我講。或者我講的不願意講了，叫旁人來替我講一講，講幾句，看看他講的怎麼樣？

那麼不一定哪一個人，人人都有份的；只要你們會說中國話的，會說英文的，都有份的。隨時我叫哪一個講啊，看看講的怎麼樣子？這麼樣子呢，我相信人會有一點進步；你不注意，或者我叫講，已經講過的；或者我叫啊，沒有講過的，這都不一定的，就是看你有沒有勝解，所以不是當然，不是當然的，不是當然。當然怎麼樣，頭先你說當然怎麼樣來著？當然可以，這是也是當然不可以的，你懂不懂當然不可以的？

那麼無論哪一個，我們要大家來這麼研究。好，以後呢，或者我常常就用這個方法。你誰要不注意，不好好的學啊，就把所學的都忘了，到時候就講不出來了。你們大家說用這個方法好不好？我們再來一個明主。

Door2-161-022

這個七十五法，已經講了三十二個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三十二個？是啊，那麼還有四十三個。在明天還要問，明天不知道叫誰講？你們今天呢，願意看看以前的筆記啊，都可以；明天現講的時候現看呢，那就來不及了。所以呀，要把它記清楚一點，我預先給你們這個題目，作好了它。不然的時候，講過去都忘了。

這個「百法」，是最要緊的，一定要記得！一定要清楚！不能不認識。你要把這個百法都記得清清楚楚了，你到什麼地方講經啊，就不會失敗的；你要若這個百法記不清楚啊，那到什麼地方講經，講不會勝利的。你隨時把這個百法給他拿出一講，他就啊，都會老實了！你看誰有什麼毛病，你就把哪一法拿出來。譬如他驕傲的，你就給他講一個驕傲的法，驕傲就怎麼樣；他不信的，你就給他講一個不信的法。

這百法，一百個，總而言之哪一個應用，你就提出來就講；不需要按著我們現在這麼講法，一定講十個，或者八個，或者二十個，或者多少個，就單單提出一個講就可以的。你說在《百法明門論》裏邊有這麼一法，這一法什麼呢？哎，就是啊，「昏沉」，有人要睡覺，你就給他一講，哦，這是講我呢，咦，你若不信你試一試，很靈的法。

在今天呢，有一些是西雅圖來是不是？華盛頓，來一些個青年人。這是青年人呢，現在是青年，將來呢，也就是壯年；再將來呢，就是老年人；那麼現在呀，這是青年人。到我們這個青年的佛殿裏邊來，為什麼說我們這佛殿是青年呢？才一歲多一點，比來的這些個人，都青年。

那麼這個青年的佛堂啊，佛殿呢，就歡迎這個青年的居士，男居士，女居

士，男學生，女學生，男教授，女教授，我們這都特別歡迎。在這麼冷的天氣，各位青年人，不怕冷，到到我們這個不怕冷的這個佛殿裏邊，所以呀，這是一個很稀有的這個事情。所以我啊，也代表這個金山寺，各位護法居士；代表中美佛教總會，各位啊，會員和職員；代表金剛菩提海，這個社長啊，編輯啊，啊，和這個一切一切的忙的人，來歡迎啊，我們今天所來的這一班有為的青年。

怎麼叫有為的青年人呢？這個世界呀，是誰的世界呢？就青年人的世界。所以青年人，是未來世界的主人翁，人人都有份，只要你好好去做去，都可以做這個世界的領袖，世界的主人翁，你要是好好幹就可以；若不好好幹嗎，那就要被人來領，被人來袖，就要跟著人家跑；你要好好的學，好好的研究學問，世界人就跟著你跑，你就做世界的主人翁。你若不好好的去學習，研究學問，那麼你就要跟著世界人後邊跑。這是啊，你願意在前邊也好，願意在後邊也好，隨自己的選擇。

今天晚間我表示歡迎各位，這是很歡喜的事情。可是我自己呢，就很不歡喜，為什麼我自己不歡喜？因為沒有人歡迎我，所以我看見有人歡迎人，沒有人歡迎我，啊，自己就不太高興！你們大家說，這是一個聰明的，還是一個愚痴？連因為今天講這個題目上，就是啊，講到這個大煩惱！所以

呀，若是如果這樣子，這就變成啊，大煩惱！我歡迎人，為什麼沒有人歡迎我？這個世界太壞！你說要這樣講，這是聰明是愚痴？

因為現在講這個大煩惱，大煩惱就不是小的煩惱，煩惱整個世界，這個世界不好，啊，於是乎啊，也就不想把這個世界造好了它，這更加愚痴！所以呀，都是把自己忘了好，忘了自己就沒有煩惱了；你若有了自己就有煩惱！所以，啊，我這可以說是一個過來人，從這個煩惱裏，跑過來！所以知道這個煩惱啊，就使這個世界啊，壞的一個起頭，一個開始。

那麼現在又講這個煩惱，大煩惱有幾種？這講這個大煩惱，有六種。這個第一的呢，就是「愚癡」，不愚癡就沒有煩惱，一愚癡就有了煩惱；煩惱就是愚癡，愚癡就是煩惱；不愚癡就不煩惱，不煩惱也不愚癡。你看，就這麼很淺的，人人都不明白，啊，就願意有煩惱，又願意啊，做一個愚癡的人。這第一呀，就是這個。

這個煩惱啊，不僅僅呢，就是六個，這是啊，檢出來六個最大的來說；若是往詳細來說，有八萬四千那麼多。因為佛的法門，有八萬四千個法門，就是對治這八萬四千個煩惱。那麼現在單單提出來六個大煩惱，這六個大煩惱，把這個聰明的人，這個轉成糊塗；把這個有為的人，就因為這個煩惱，就變成啊，沒有用的一個人。

所以這個煩惱啊，不是一種好吃的東西，你不要啊，把這個煩惱左吃一頓，右吃一頓，啊，每一天吃煩惱，把你那個牛扒呀、豬扒呀，啊，羊扒啊，啊，也都吃不下去，啊，就吃這個煩惱就吃飽了，所以呀，到吃這個飯的時候，已經就不餓了。說，咦，那這個煩惱是不錯的，吃它就可以不吃其它的東西了，那你就可以天天吃煩惱，啊，不要吃飯。

可是啊，你若吃過十天的煩惱之後啊，怎麼樣啊？把你血都給吃沒有了，把你肉啊，也都給吃沒有了，就變成一個皮包骨，一個瘦鬼了。所以呢，你若想不做瘦鬼，就不要吃那麼多煩惱。

那麼說這個煩惱，這一個是愚痴，第二個是什麼呢？第二個就是不守規矩，「放逸」，放逸就是不守規矩；啊，像那個沒有韁繩的馬似的，那個馬呀，沒有那個繩，人沒有人牽著牠，牠就各處亂跑，這第二個煩惱。

第三個是什麼呢？這第三個就是那個懶惰，啊，就是懶。咦，一早起啊，就不願意起身讀書，你說這是不是懶呢！做工的人就不願意去做工，懶惰。讀書的人不願意讀書，教書的人就不願意去教書，總而言之啊，就是你自己的工作的本位，你不願意去做去。「懈怠」，懈怠就是想要做又不

願意做，不願意做又要做，馬馬虎虎混過這一天算了，你看，這就是第三個煩惱。

第四個是「不信」，我講的話你就無論如何也不相信，嘿，這那有這麼多煩惱，沒有嘛！你不相信！這是第四個煩惱。

那麼第五個是什麼呢？「昏沉」，啊，聽著這個法師講經啊，一點意思都沒有，沒有味道，啊，睡一睡覺，哦，這昏沉。

第六個是什麼呢？就是「掉舉」，怎麼叫掉舉呢？啊，就是口亂說，手亂動，足亂行，啊，總而言之啊，你叫他守規矩那是不行的。你不叫他說話，啊，Too much talking(話太多了)！講啊，還不是有道理的講，他講啊，啊，就講張家長、李家短，三個蛤蟆有六隻眼，就講這個，講來講去也不會講，所以呀，只可以講一個三個蛤蟆有六個眼睛。

因為不會講英文的關係，所以只可以呀，講一講這一些個很好笑的話，等明天呢，有很多人都比我講的好，他們用英文和中文兩種給你們講，你們可以呀，學中文的，就多學了幾句中文；那麼懂英文的，又可以懂多一點的道理，所以呀，我今天呢，絕對不再向下講了。

大不善有二，這個大煩惱，中煩惱，小煩惱；中煩惱啊，又叫大不善，這大不善有二種，第一種的就是「無慚」，第二種的就是「無愧」。怎麼叫慚呢？這個慚呢，就是「慚其前愆」。愧呢，就是內裏頭啊，有愧，有愧於心。

這個慚呢，是對人；這愧呢，是對己。對人呢，覺得對不住人，就是啊，生一種慚。愧呢，自己心裏啊，因為對不住人，就有一種病，所以呀，叫愧，覺得很對不住人。那麼這是前邊那個善法，現在呢，是無慚無愧，自己呀，不知道什麼叫慚？什麼叫愧？這是啊，大不善。就是自己做錯了事，也自己不承認是錯了；做錯了，還認為自己是對，故生慚愧心。

這個愧字，是啊，豎心，加上一個鬼字；這個豎心呢，就是心；心裡頭有鬼了，也就黑暗了，心裏黑暗了，不光明了。那麼人呢，這個無慚，無愧，這人就很難教化的，所以這叫中煩惱，說是小，但是啊，也不小。

那麼大煩惱，中煩惱，小煩惱，這叫隨，隨它自己種類而生起，所以叫隨。

大煩惱啊，就隨著大煩惱聲起來；中煩惱啊，就隨著中煩惱生起；那個小煩惱啊，就和小煩惱是一類的。每生一種煩惱，和呀，其它這個煩惱，都多少的關係，啊，都有一點呢，連帶的關係。也就是啊，好像有一點親戚似的，這個煩惱和煩惱啊，啊，或者是朋友，或者是親戚，所以呀，各從其類。也就是啊，和哪一個相近，哪一個也就跟著你在一起，這煩惱也是這樣子。

這個小煩惱，第一個是「**忿**」：這個忿呢，怎麼叫忿？忿，就是啊，這個瞋心，方才生出來的時候，突然間這個瞋心，就生出來，這叫一個忿，突然間就生出來，無緣無故的，沒有什麼理由，喝，發了脾氣了，這忿。這個忿字，就把心呢，分開。什麼心分開了？把那個真心分開了，就變成一個妄心。這個真心，它沒有脾氣，生出這個妄心呢，啊，就有了脾氣，這是忿。

第二呢，是「**恨**」：怎麼叫恨呢？這恨呢，就不是啊，暫時間的了；恨，這是啊，一個久遠性的了。這個忿，就是啊，在這個心裏剛發出來，方才呀，生出來。這個恨呢，就是又深入到自己這個心了，啊，念念不忘了，這種啊，瞋心，深結，深深的結到自己呀，這個妄心裏頭了，啊，這叫恨。開始，就是個暫時的，生出這個忿；那麼久而久之，就變成恨。

恨、忿久了，就生出這個「惱」來，這個惱，啊，這一惱啊，就要有行動了，有行動，啊，就忍不住了。那個忿呢，恨呢，還可以忍著一點，這個呢，惱，到惱字上啊，這個惱的法上啊，就忍無可忍了，啊，這個脾氣呀，一定要發了，這個原子彈呢，一定要爆炸，沒有法子啊，再保留它，啊，這個惱；於是乎啊，就有了行動了，有了行動啊，或者是罵你，或者打起來，這都因為這個惱字啊，是這樣子。第三，這個法是惱。

第四呢，是「覆」：覆啊，就是遮蓋，遮蓋什麼呢？惱了之後，你覺得，噢，我這直接跟你打一頓，沒有辦法，還把你損害，唉，現在啊，把這個脾氣呀，要發的，收起來它，啊，收起來它，不發作了！本來要發脾氣、要生煩惱、要罵人、要打人呢，啊，這由這個惱上又變成一個覆，啊，就蓋住了。

蓋住怎麼樣呢？就「誑」：這誑啊，就是謊，就是打妄語了，就說，噢，本來他不願意這個人，他就說了，啊，我們是老朋友，大家不要鬧意見，就對人說好話了，假仁假義了，作這個假仁假義；本來他不高興這個人，哦，他做出這個假面具，戴上一個，啊，戴上一個假面具，就啊，把他這個惱啊，掩飾起來，這叫誑。

第六是什麼呢？就「**諂**」：諂，就是諂媚於人，阿諛屈從，把自己呀，這不願意的收起來了，就是諂媚人，啊，對人呢，盡講好話。為什麼呢？就因為啊，想要把我這個過錯掩飾住，所以諂媚人；覺得自己勢力呀，沒有人那麼大，那麼於是乎就生出一種諂媚的心。諂媚是什麼呢？就是啊，俗語常常講的這個拍馬屁這就是諂媚。諂呢，是諂富，這是第六個。

第七個呢，就是「**驕**」：驕傲，驕傲就是看不起人，對人很驕傲。那個諂呢，就是諂媚於這個有錢的人。驕傲呢，就是對這個窮人，因為他窮，所以對他就很驕傲，看不起他。見到有錢的人就這麼樣的看，往上看；見到沒有錢的人就往下看，把人呢，看的很低賤，嘿！窮的這個樣子，不要理他，這驕傲，驕傲是對窮人說的這個法。

Door2-163-024

那麼前邊那所講這個忿、恨、惱、覆、誑、諂、驕這七種法。還沒有到這個「**害**」字上，第八個就是害了，害，就是損壞人，對人呢，有所損壞，損人不利己；對人有損，對自己也沒有什麼益處。這種啊，他這在中國有一句話叫「**一拍兩散**」，就啊，我得不著好處，叫你也得不著，所以他們

兩個人都不要。

本來好像這個碗，就拿這個碗來說，本來這個碗呢，應該兩個人用，啊，我不願意你用，那麼好了，拿著就把它摔碎了，你也不用，我也不用，就這樣子，這就叫害，害人、害物，把人呢，也損害，把物啊，也破壞了。啊，好像那國與國之間，大家用這個橋，我自己想要用，你也想要用，啊，兩個人都不要用，把這個橋炸壞了它，炸爛，兩方都不要用，這就是一種害，害，就損害，損害人、損害己，這麼害。

「嫉」：嫉，就是嫉妒。啊，看見人比我自已好啊，就生出一種妒忌心，總願意人呢，不如我，但是我呢，也不做呀，比人好的事情。你若願意人不如我，你自己應該做好的事情啊；你自己不做好的事情，盡做壞的事情，還要人比自己更壞！妒忌，妒忌人好，或者人有技能，有什麼能力，比自己這個能力大，也妒忌；或者人家也比自己有學問，也生一種妒忌心；或者，啊，人吃飯吃的多了，自己想要吃多也吃不了，這也生出一種妒忌心；或者看人家睡覺，啊，這個從晚間到早晨呢，睡覺睡的很好的，自己睡也睡不著，這也生了一種妒忌心，也妒忌人；或者看人家相貌生的比自己好，自己也生了一種妒忌心，你說這是聰明，是愚癡？

啊，無論什麼事情都要生一種妒忌心，啊，我告訴你們，這個妒忌心呢，可是要不得！你若有一種嫉妒心，哈，自己呀，這個身上先會放出一種臭氣來；因為你有妒忌，這個妒忌呀，就有一股臭氣。這個妒忌是什麼呢？就好像那個毒蛇似的。那個毒蛇，為什麼變毒蛇？就因為妒忌人，所以呀，他去做毒蛇了。啊，一見到什麼生物，牠就要把對方毒死。

這是啊，變毒蛇啊，還是很好的，還有比毒蛇更壞的。怎麼樣呢？妒忌人妒忌的多了，就會墮地獄，墮地獄啊，在什麼地獄裏頭呢？在那個屎尿地獄裏頭。一天渴了就喝尿，餓了就吃屎，啊，在那個地獄裏頭，你說那個生活怎麼樣？

那麼然後這個罪業消一點，又會啊，做這個畜生。做什麼畜生呢？在地獄裏出來啊，啊，到那個廁所裏頭去，生在那個廁所裏的蟲子；因為牠喜歡臭嘛，這個妒忌就是臭。生在這個廁所這個蟲子啊，就是過去生中，都是妒忌人的；你要是不怕做廁所裏頭的蟲子，就不妨啊，生你的妒忌心！說，啊，那個滋味不太好！在廁所裏頭啊，啊，又臊又臭，這個味道啊，一定是很難聞的！那麼你要怕那個味道啊，就不要生妒忌心了，要把妒忌心改過來，要生一種啊，啊，讚歎心！誰有什麼好處啊，就讚歎人；啊，不要妒忌，啊，這個妒忌是最壞的！這是啊，第九個了。

第十個這個小煩惱法，是什麼呢？就是「慳」：慳，就是慳貪，慳貪不肯布施。有一個銅錢，或者一個penny（一分錢），拿penny來講，他攢著，攢著penny，把這個penny呀，這個一分錢要攢出水來，攢著這銅啊，變成水，他也不用，也捨不得。為什麼呢？就是這個慳字，慳貪，對財物上絕對不能行捨。前邊那個清安行捨，啊，他是不能捨的，你叫他做布施，什麼叫布施？為什麼你不布施給我？為什麼你叫我布施給你呀？哦，這一條數我算的清清楚楚的，啊，我怎麼可以給你呢？布施給你，布施給你我沒有得用了，這就是個慳，慳貪不捨，絕對不捨。這十種法叫小煩惱。

這個小煩惱，也會變成大煩惱；大煩惱，也會變成中煩惱。所以呀，這個二十種隨煩惱，這個「隨」，也可以是隨著你，這二十種煩惱都跟著你跑；也可以說是你隨著它，你跟著這個二十種煩惱來跑。它叫你往東去，啊，你就跟著它向東跑；它叫你向西去，你就跟著它向西跑；啊，叫你向南，你就是向南；叫你向北，你就隨著它向北；很聽話，啊，一點都不反對，所以這叫隨煩惱。也可以說是你隨著它，也可以說是它隨著你；啊，你把這賬目啊，算清楚了，啊，究竟是要它隨著你呀？是要你隨著它？你隨著它，也是五磅；它隨著你，也是磅五，啊，都是一樣。最好，你也不要隨著它，它也不要隨著你，這麼樣啊，和這二十種隨煩惱，來呀，分清楚一

個界線這是。

Door2-164-025

那麼又有「不定法」，有八種。本來在大乘啊，講有四種，在這個小乘講有八種。怎麼叫不定呢？這八種，也不一定善，也不一定惡，不一定染，也不一定淨，也不一定徧一切心，也不一定徧一切處，所以呀，叫不定，這個不定啊，有八種。

那麼先講這個第一，要這個八種啊，講不完了，只講一種好了。這一種是什麼呢？就是「悔」：這個悔呢，又叫一個「惡作」(惡作，善惡的惡；作不作那個作。這兩個名字是一個物質，是一個煩惱，不是物質，是煩惱；啊，就是這個悔的法，不定法。怎麼叫悔呢？悔，是以前呢，所做過的，後悔，啊，生出一種後悔的心，啊！我怎麼做出這個事情？這個事情做的一點好處都沒有，這是已經做的，後悔。

那麼沒有做的呢，也後悔，唉，我怎麼不那樣做呢？這個事情我應該做的，怎麼又不做呢？就後悔。已經做的也後悔，沒有做的又後悔，總而言之啊，一切事情啊，覺得都不如意，沒有能遂心如意，這是悔。

啊，第二呢，這個「眠」：眠，就是睡眠。這個睡眠呢，就以昏暗為義，睡著了什麼也不知道了，昏暗了。「絕外緣」，外邊的緣呢，什麼都沒有了，斷絕；「障內觀」，障自己的這個觀照的智慧，這是睡眠。所以人呢，常睡啊，不是一個好方法。啊，你看那個豬啊，天天睡，所以牠一點智慧都沒有，就是到時後等著吃，吃完了就睡，啊，睡完了又吃，身上肉很多。

牠自己說，啊，我這個，啊，也不需要做什麼工，就增加這麼多肉，反正到時候被人殺，這個肉被眾生吃，「眾生還吃眾生肉」，就把牠吃了！所以這睡眠呢，不是很好的一個事情，不要學著睡眠。

以前呢，有兩位修道的人，一起修行，就啊，成道；成道一看呢，他一觀察，以前他有兩個同學，在讀書的時候，就妒忌呀，這兩個修道的同學，於是乎墮了地獄，以後就做了畜生，做這個廁所裏的蟲子。這兩個開悟的修行的人呢，就要度他這個同學，兩個人就發願，說我們叫牠搬一搬家！

於是乎啊，就買了一些個香油，說牠在這個臭屎坑裏呀，這個味道太不好，我們把牠搬到香油缸去啊，慢慢來超度牠，來呀，教化牠，發菩提心。哈，誰不知啊，他們把這個屎坑的蟲子啊，從屎坑拿出來，用水洗一洗，洗乾

淨了，就放到香油缸裏頭來養著牠；啊，你猜怎麼樣啊？放進去啊，沒有一個鐘頭，這些個屎蟲子啊，就都往生；往生又回去到廁所啊，做蟲子去。

這兩個菩薩，也沒有法子啊，度他這兩個同學，啊，生到這個香油缸裏；所以，啊，這妒忌啊，是要，我們人切記不要妒忌人，妒忌人呢，是很危險的。

這個不定，第三，是什麼呢，是「尋」。第四呢，「伺」。在大乘就是四個不定法。現在小乘呢，就有八個，再加上貪、瞋、慢、疑，沒有愚痴，慢、疑。這個尋字，聽過百法的人呢，應該講一講這個尋字。怎麼叫尋？這個尋呢，就是粗。這個伺啊，就是細。

這個尋，就沒有麻煩他找麻煩，沒有事情幹找事情幹；尋，它很粗的，這是在外邊。這個伺呢，就是在裏邊等著，等著，裏邊等著。它不是智慧的本體，它是啊，由這個慧，依附這個慧，不是真正的慧，依附，就是一點小聰明。這個伺啊，什麼叫伺呢？就好像那個貓啊，在那等著捉老鼠似的，那就是個伺；等著等著，等著看看，出來不出來？看看這個老鼠什麼時候出來，在那啊，很有耐心的，在那等著。這伺，就是在裏邊等著；這個尋呢，是在外邊，向外找；伺啊，在裏邊呢，等著。

那個「貪」：就是貪而無厭，講的很多了。往昔所造諸惡業，皆由無始貪瞋癡，這個貪，「瞋」。又加上個「慢」：這個慢呢，就是我慢。「疑」：無論說什麼他也不相信，總有一個懷疑。你給他講真的，他也懷疑；講假的，他也懷疑。啊，所以呀，他也不知道真，是假，所以呢，這就叫沒有一定，沒有定，不定法。

好像這個貪，怎麼說不定呢？瞋，也是不定呢？慢，也是不定呢？這個貪，有的貪名，又有的貪利，有的貪善，有的貪惡。貪善，貪惡，貪善的，他就怕善少；貪惡的，他就怕惡少；所以呀，這不一定。

瞋，也是這樣子；慢，也是這樣子。有的人呢，看見窮人生一種慢心；有的人呢，他又看見有錢的人他生一種慢心，唉，你有錢，有錢是你的，我才，唉，對你不客氣！生一種慢心。所以這都啊，這八種法，叫不定。

果富講一講這個地方是說的有四十六法，是六個種類，這四十六法，六個種類，都是什麼種類？六類，有四十六法，都是什麼？這就是啊，這個六類就是「徧行心所」，有十個；這個「善心所」，有十個，這二十個；「小煩惱」，有十個，這三十；「中煩惱」，有二個，這三十二；「大煩惱」，

這有六個，這三十八個；三十八，再加上「不定法」有八個，二八，一十六，四十六。

四十六，這六類，徧心所，善心所，大煩惱，這三個了，中煩惱，四個，小煩惱，五個，不定，六個，是不是，這六個類；六類，有四十六法。所以呀，學佛法，這個地方你就應該認識清楚，哦，它這六類都是哪六類呢？四十六，都是怎麼算的四十六呢？

現在講這個「不相應行法」，有十四。本來呀，按著大乘來講，不相應行法有二十四個，現在呀，只剩十四個；唉，那十個不知道是忘了？可不知道是丟了？這個十四個不相應行法，這個呢，它與色法也不相應，與啊，心法也不相應，與這個心所有法也不相應；所以呀，雖然和這三種法都不相應，但是還沒有離開這三種法所呀，形成的。

這第一呢，就是「得」：得，得就是啊，獲得了，得到了。

這個得，沒有得的時候就想要得，已經得的時候又怕失了，所以這「非得」：怕失去了，非得。啊，說這得，我也不是真得的，或者又丟了，這非得，第二是非得。得到也不以為得，這叫患得患失，又怕得著，又怕丟了，這

叫「未得之患得之，已得之患失之」。

沒有這個得，也沒有麻煩；一有這個得了，這麻煩就來了。甚至於，啊，因為這個得，睡覺也睡不著了，就想著這個得；啊，吃飯也不香了；因為什麼呢？這個心就在這個得上，和失上，非得，這是一種不相應行法。

Door2-165-026

第三呢，「眾同分」：眾同分，就是啊，眾生都同有一份，啊，同有一份。那麼菩薩有菩薩一份，羅漢有羅漢一份，凡夫有凡夫一份，外道有外道一份；可是雖然有一份，但是大家在一起，這叫眾同分，這第三。

第四呢，「異生性」：異生性啊，就是雖然有同份，但是各有各的作用，這個各有各的見解；見解，這個性啊，又不同了。你就喜歡懶惰；我呢，喜歡勤儉、精進；啊，我歡喜懶惰，你就歡喜精進，各有各的性，生性不同，這叫異生性。

五，這個「無想定」：無想定啊，這是一種定的名稱，思想都停止了，沒有思想；這時候他也不患得了，也不患失了，也沒有啊，眾同分，也沒有

異生性，所以呀，叫無想定。

六，「滅盡定」：這個無想定啊，他還沒有滅，六啊，啊，把這想念都滅盡，滅盡定；可是啊，在這個定裏邊他滅盡了；在這個出定的時候啊，他就還沒有滅不盡了；這是滅盡定，也是不相應行法之一。

七，「命根」：這個命根呢，就是生命的根本。八，「生」：第八呀，就是生。第九呢，「住」。第十呢，就是「異」：異，就是變異。第十一呢，就是「滅」：滅，就又沒有了，又空了。十二呢，是這個「名」：這個名身。十三呢，是「句身」。十四啊，是「文身」：名、句、文身；這呀，是十四個不相應行法。

這個命根呢，就是第八識；要沒有了第八識，我們就沒有命根了。那個第八識，它啊，「去後來先」，來的時候，就我們這個生的時候，它先來；死的時候，它後去。「去後來先作主人」，它啊，就在我們這個四大假合這個身體上，它啊，做一個主人。

這個第八識，你要是修行，它就啊，變成大圓鏡智；你要是不修行，它就變成一個中陰身。這個「中陰身」，也就是一般人呢，所稱的那個「鬼」。

那麼大圓鏡智呢，也就是菩薩；這鬼呀，就是愚癡；你若能轉這個八識成大圓鏡智呢，就有智慧。所以呢，我們想要愚癡，就不要修行；若想要有智慧，就要修行。你修行，就開智慧；你不修行，就得到愚癡。所以這個命根呢，不是一定，你往上，它就上達；你往下去，它就下達。

我們人說是啊，不信有鬼，我常常講，那你也不要信有佛；因為佛啊，就是從鬼道上來的，沒有鬼也就沒有佛。你要信佛不信有鬼，那就好像啊，你只知道吃飯，不知道啊，到廁所去，一樣的道理。

這個命根，和這個生、住、異、滅，名、句、文身，這十四種法，那麼和前邊這五十八種，就是啊，七十二。

這個名，就是個名稱。句呀，就是一句一句的。譬如說，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；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」，這都叫句。文呢，就是文字，這文字啊，單單一個字，這只可以叫字，把這個字啊，穿貫到一起，這叫文。好像一切的經書，這都叫文身。

前邊這七十二種，還有三種的法，在小乘這七十五法裏邊，還有三種。三種，這就是無為法；本來無為法有六種，在大乘裏頭來講；但是在這個小

乘裏頭呢，只有三種。第一，就是「擇滅無為」；第二，是「非擇滅無為」；第三，是「虛空無為」。

擇滅，擇，就是揀擇；滅啊，就是滅度。前邊那七十二種的法，就是有為法；後邊這三種，是無為法。那麼說這個擇滅，既然擇，擇就是揀擇，既然有揀擇了，怎麼又叫無為呢？有揀擇，這也是有為呀，怎麼又叫無為呢？這個揀擇，是在啊，這個沒有入滅之前有一種揀擇，揀擇這個入滅法，所以揀擇這個滅法。雖然一開始好像有為，但是啊，它也是啊，走向無為，所以呀，它叫無法。

非擇滅無為，這個非擇滅，前邊呢，納各是要有一種揀擇的功夫，現在呢，不要這個揀擇功夫，就常常啊，可以到這個寂滅這種境地上了，所以叫非擇滅無為。

虛空無為，這虛空啊，無為，也就是這修行人呢，平時常常啊，這觀空。觀空，得到這種空理了，證得呀，這個自性好像虛空一個樣；這個虛空，大而無外，小而無內，你說什麼是在虛空外邊呢？沒有。什麼是在虛空裏邊呢？也沒有什麼。虛空裏邊若有什麼，那又是啊，有所障礙。這個虛空無為，這是啊，這個小乘教所研究的這七十五種的法，簡略的解釋，是像

上邊呢，所說的這個樣子。

這個鈔文裏邊有一句啊，說「總上五類」，前邊那說六類，這又說五類，這五類說的是什麼？知道沒有？唉！那個六類呀，就是屬於這個心所有法；罵麼這五類呢，就包括那個心所有法了，心所有法那只一類，他說的不錯了，色法、心法；色法有多少？(十一個)；心法有多少？這個教理它不圓融無礙，所以呀，只有七十五法。

Door2-166-027

但說人空，縱少說法空，亦不明顯。

主要的怎麼叫小乘呢？小乘，他說人空，沒有說法空。所以呀，它這個義理呀，教的教義，狹窄，很狹小的，所以叫小乘。

「但說人空」：他僅僅呢，就講這個人空的道理，講啊，人無我，沒有講這個法無我，就是這個是《百法明門論》，那個後邊呢，那個「補特伽羅」，數取趣；那個數取趣呢，就是人空，人無我；人無我，就是人空，沒有談到法空；等後邊呢，那個無為法，才談到法空上。

這個我們修道的人呢，只知道人空，那麼把我執啊，沒有了；你不知道法空，還有個法執，法的執著。人的法，這就又叫啊，煩惱障；法的這種法，又叫所知障。你有人呢，有我相，就有煩惱，不是這種煩惱來了，就是那種煩惱來。你看看，不是為名有煩惱，就是為利有煩惱；不是為國有煩惱，就是為家有煩惱。也沒有國，也沒有家了，又有個身煩惱，為這個身體就有了煩惱。身體有什麼煩惱？哈，譬如這個小孩子，想要吃糖，沒有糖吃他就哭，你說是不是煩惱？為什麼他要吃糖呢？就因為他知道有個身體了，要給這個身體呀，一點甜的味道來滋潤它一下，啊，所以這就是煩惱。

為自己身體，來呀，思量、計劃、籌謀，都是為這個身體。好像我的衣服都舊了，要想法子做一點新衣服。怎麼能做到新衣服呢？要有錢；怎麼能要有錢呢？按著正當的途徑，就是去做工去，賺一點錢，好做新衣服。若按著不走正當的途徑，啊，你們這些個有錢的，又有衣服穿，又有飯吃，啊，這太不平等了！他就想法子啊，去搶、偷、打劫！你看，這就因為這個煩惱，這個身體有了這麼多的麻煩，這麼多的煩惱，這叫煩惱障。

所知障，你若人空了，不為自己這個身體來作打算了，能把這一切都看破、放下了，但是法還沒有空。啊，好像會講經的法師，也有了仗勢，你看我，

啊，會講啊，人所不會講的經，無論什麼經我都會講，什麼法我都明白，就這一個「明白」，這就叫所知障，所知障。

你「人空」，是啊，把人這種的境界明白了，可以空了。「法空」，法呀，你不能不明白，你要明白，你應該明白，但是也不能有所障，不能因為自己明白法，就輕慢其他不明白法的人了。你要是自己明白法，就輕看其他不明白法的人，這輕視未學，這就叫啊，啊，所知障了，有了所知障。

學佛法，不是啊，這麼簡單的；說，啊，已學，或著會講會說了，或者會行了，這就是明白佛法；你要真正明白這個理，啊，把這個煩惱障，所知障，都啊，看破了！

「縱少說法空」：縱啊，是縱然；縱然呢，有的地方啊，少少說這個「法空」，把這個法呀，也說空了；可是啊，「亦不明顯」：也啊，不太明瞭，說的不太清楚。所以因為說的不清楚，那麼這個二乘人呢，這法就不能空了；法不能空，就有了所知障，就有了法執。

但依六識三毒，建立染淨根本。故阿含云：貪、恚、愚癡，是世間根本等。

這個小乘啊，他是根據這個六識來說的這個法。「六識」：就是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這六識；「三毒」：又啊，根據這個貪、瞋、癡這個三毒的煩惱。是「建立」：建立，這立呀，建，是建造；立，是樹立。要樹立起來，染法，淨法，根本煩惱。這貪瞋癡啊，這是根本的煩惱，也叫三毒。我們一般人呢，不認識這個三毒，那麼和它常常在一起，貪瞋癡離不開；因為離不開這貪瞋癡，所以造了很多啊，惡業，那麼多惡業，那是惡業。

所以呀，在這阿含經上，說了，說啊，「貪、恚」：貪恚，也就是貪瞋，「愚癡，是世間根本等」：這個是啊，世間的根本煩惱。所有的眾生啊，由無量劫以來，這個薰習的種子，而成啊，這個身體，所以說是啊，是世間呢，根本等。這個等啊，就等於其它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呀，其它的煩惱還有很多；不過啊，這個三毒啊，是最重。

我們現在找一找，找一個誰沒有這貪、瞋、癡的，我們這裏邊呢，誰若沒有貪、瞋、癡，那他是最大的，看看有沒有？不單比師父可以大，又可以比祖師大，又可以比菩薩大，甚至於和佛呀，也平等了，我們找一找，誰

沒有？誰沒有，可以舉手，沒有，啊！那這麼我們都是眾生！果素怎麼樣，那是沒有啊，是有啊？他說沒有；沒有，還要找一找，一定要找一個沒有的。

這個邇邊東西嗎？東西，你說什麼是邇邊東西？就要有一個東西，什麼是邇邊東西？看你開沒有開悟，你若開悟了，你就會說出來；若沒開悟，你就猜不著，那就不要自己貢高我慢，覺得自己很大的，不要覺得比師父都大，幾句話翻譯給他們大家聽。

一旦你若開悟了，你就啊，不單比師父大，方才我講的嘛，啊，比這個祖師也大，比菩薩也大，和佛是一樣平等平等的，你要開悟了才算！沒有開悟的時候，啊，要學這個常不輕菩薩，把自己的貢高我慢呢，這個忿、恨、惱、覆、慳呢，啊，諂、憍；忿、恨、惱、覆、誑、諂、憍、害、嫉、慳，這種小煩惱啊，都不要有，不要說大煩惱，中煩惱啊，更不要有。

果富，什麼是中煩惱？大乘怎麼講？你講的什麼？我說的怎麼你連中煩惱都忘了，都不會講了，這我知道妳是入定，你正在那個虛無飄渺到那恆河那地方去沐浴去了，大家都沒有貪瞋癡了啊！

未盡法源，故多諍論，部執不同。

在這個小教上，所說的這個六識，三毒，它這個道理，沒有說完全，所以叫啊，「未盡法源」：沒有能啊，窮盡這個法的源頭，就是這個法的根本，它沒有啊，說明白。「故多諍論」：因為他說的不徹底，不究竟，那麼有很多啊，不圓滿的地方，因為這樣子啊，就故多諍論，所以呀，那麼有很多人呢，見解不同，就是各是其是，各非其非，互相啊，諍論；你說我不對，我說你不對。「部執不同」：有的就執著這個勝蔓經，有的就執著這個深密經，所以呀，各人執著他所執著的那一部經，啊，故和啊，其他人呢，這個道理相同，各有所執，那麼因為這個呢，也就給它起個名字叫小教，這是啊，第一個。

Door2-168-029

二始教中，廣說法相，少說法性；所說法性，即法相數。

第二呢，這「始教」：在這個賢首教啊，第一是小教，就是小乘。第二啊，始教，這始教啊，就是大乘，大乘的一個開始，所以叫始教。這個大乘的開始啊，「廣說法相」：他啊，所說的多數是這個法的名相，沒有啊，說

這個法性，就有的地方啊，說這個法性的道理，啊，也是啊，這個法相的這個數目，在這法相的數目。

法性呢，就是講無為法；法相，講有為法。那麼這個法相的數啊，就是說的前邊那個七十五法，再加上啊，二十五法，這啊，百法，這百法的名相，所以呀，又叫法相，法相數。那麼在這個始教的這個本教啊，就在這個始教的本位上啊，很少說啊，法性的道理的；就是有說這個法性這個道理的地方，也是啊，在這個法相的這裏邊；那麼這個法性啊，就是講的真如，真如的道理。法相，就是講這個法的名相有多少，什麼法有多少，什麼法有多少，磚們談這個名相。

說有百法，決擇分明，故少諍論。

這個始教啊，就說百法了，所以呀，屬於大乘，所以說啊，「說有百法」。

「決擇分明」：決呢，就是決定；擇呀，就是選擇。你選擇哪一種法，修哪一種法，啊，「故少諍論」：所以呀，在大乘裏邊呢，就很少有諍論，沒有什麼可諍論。因為什麼呢？各從其類，你願意修哪一法，你自己選擇。

那麼這個百法，沒有啊，什麼可諍論的，在這個大乘的百法，共有七十五

法，七十五法都是什麼來著？要講一講這個小乘法，連個小法你都不會講，你怎麼搞的那麼大？根據什麼你要大？你開一個大公司，這是大；但是裏邊你要有百貨都在那擺著，才可以做一個大公司。你說我是大公司，但是你裏邊什麼東西都沒有，人家想來買你的貨物，你是空的，你說這叫一個什麼大公司？

你自己既然覺得自己很大了，那麼你裏邊呢，這個大大小小的東西，應該有一點，大法、小法、有為法、無為法、是法、非法、善法、惡法，啊，你都要有一點；你一點也沒有，那你這個公司怎麼樣開這個門？如果你把所有的法都學會了，或者一個法你也不懂，這都可以說是大。

你說不懂嗎？你又懂一點；你說懂嗎？又都忘了，記不清楚；這就是前幾天講的這七十五法，小乘的七十五法，啊，互相問答，研究了很多次，現在叫你講，你是「一法不法」，啊，你這真是，啊，「掃一切法，離一切相」。但是你為什麼記得那麼多垃圾？為什麼天天想著要發狂？你看那個，說是啊，發狂的人就開悟了，那是開悟；要是發狂的人都會開悟的話，那麼人人不妨啊，現在都可以發狂了。

這就是啊，那個不懂法的人，寫出這麼一些個魔說來，啊，令你這個沒有

正知正見的人，隨著這個魔所說的這個法，啊，去顛顛倒倒的；這種的知見，你都不能啊，把它改了它，那怎麼能修行？不要把那些個口頭禪，都拿來呀，作自己的這個本錢，開公司的本錢，那麼你這才能有一點辦法。

要把那些個污濁邇邇的東西，都掃乾淨了它，啊，你然後啊，才裝上香油啊，才能有地方裝；如果你不把你這個思想，啊，那些個垃圾的東西，收拾乾淨了，你就裝上香油啊，香油也變成邇邇，也不能啊，用的，所以這是很要緊的！你呀，把自己這種執著，要去了。

你學佛法，要把「我」呀，先不要；你若有個「我」存在呀，永遠都不會得到利益的。所以呢，你要「無我」，「無我」，這個妙處是不可思議。怎麼叫無我呢？「無我」，就是沒有我相，沒有我執，就是誰罵我，我也不知道？這才真是啊，大了！你，罵你也知道，打你也知道，啊，說你一句不好，嗯，你就「大」起來！什麼大起來了？無明大起來，煩惱大起來，煩惱，一天比一天長了大；無明，一天比一天長的也大，那是沒有用的，你信不信？

說有八識，唯是生滅；依生滅識，建立生死及涅槃因。

這一段文呢，我又不會講了，看看哪一個幫我講一講！講一講說這個過堂、吃飯、睡覺去，你要沒有見性，就要過堂、吃飯、睡覺去。那麼若見性了呢，也是啊，燒香、掃地、過堂、吃飯、睡覺，不過不一樣的。

「說」：就不是沒有，「有」：就不是沒有；說了，有八識，這是八識啊，就包括這個七識，和前邊的這個六識。八識尚且啊，是生滅，何況前邊呢？那就是啊，都代表出來了。這個八識，你不要單單說它是第八識，也可以說單單是第八識，這個第八識是前邊呢，那個識的母親，那麼母親，既然是有生滅，那麼兒子也一定啊，都會有生滅。

「唯是生滅」：這個八識呢，說大乘它沒有轉識成智的時候，本來是生滅；若轉識成智了，才沒有生滅。那麼現在呀，所說這個八識，是沒有啊，轉識成智，沒有轉第八識成這個大圓鏡智，所以現在呀，還是有生滅。有這個生滅，所以呀，唯是生滅，唯呀，就是唯獨啊，還是生滅。沒有包括那個不生滅，就是沒有轉識成智。那麼八識既然沒有轉識成智，那前邊那個七識、六識、五識當然也都沒有轉識成智，所以這生滅的。

「依這個生滅識」：這個依，就是靠著，靠著這個生滅識，靠著這個生滅，「建立生死」：因為依照這個生滅識，它沒有轉識成智，所以就有生死；

可是有生死，建立出來生死的果，有這生死的果報，「及涅槃因」：但是這個也是啊，涅槃的一個因，這是一個講法。也可以說是啊，建立生死的因，及涅槃果，這個下邊這個「因」字，也可以當個「果」字講，得到涅槃的果。

這是很簡單的可以這麼樣講，要是來回來回講，很多的道理；所以呀，你們誰願意怎麼樣講，有什麼智慧，就可以發揮自己的這個智慧來講，這沒有一定的。尤其這個疏文呢，這不是像經上的意思啊，有一定的；這個疏文，你只要講的，覺得它合理就可以了。

就是經上，你要是講出一個特別的道理來，也可以的。好像那個道生，講《涅槃經》，說那個，涅槃經上說，闍提無佛性，他就說闍提有佛性；那麼結果就是有佛性，闍提，在這個《涅槃經》後半部，才說明白了闍提有佛性。所以只怕你沒有這個見解，就不要亂講；有這個見解，可以講的。

Door2-169-030

法爾種子，有無永別，是故五性決定不同。

「法爾種子」：這個法爾啊，就是法的這個樣子；種子，種子就是在八識裏頭的這個種子。「有無永別」：這個八識的種子，和這個有生滅，有生死，和這個沒有生死，一定啊，有分別的，永遠都有分別。「是故五性決定不同」：因為它有分別，所以呀，這個五性，和這個一性，是啊，決定不同的。前邊講這個五性，就是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不定、和無種性，這五種性，和這個一性的，它是不一樣的。

既所立識，唯業惑生；故所立真如，常恆不變，不許隨緣。

既然這個始教啊，它所立的這個識，就是這個生滅識，「唯業惑生」：這是啊，因為起惑，造業，才受報；起惑造業受報，所以呀，這唯業惑生；這個業惑，因為造了業，那麼生出一種迷惑。怎麼造的業呢？由這個迷惑造的業；這個業造出來，就受生死了。

「故所立真如」：那麼在這個始教它啊，雖然講這個真如，啊，「常恆不變」：它說真如啊，他這個理論是真如，是常恆不變的；「不許隨緣」：不許啊，它啊，認為這個真如不能隨緣，只能不變，不能隨緣，所以呀，這是大乘的一個開始，講的這個道理呀，還不圓融。那麼真如它是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的；那麼現在它是啊，只許可是常恆不變，不能啊，不說它

是可以隨緣的。

這個法爾的種子，可以再講一講，就是法這樣的種子；這個種子，種菩薩，就出菩薩；種阿羅漢，就出阿羅漢；種天人，就是生天人；種阿修羅的種子，就出阿修羅；這就是法爾的樣子，法爾就是這樣子，你種什麼種子啊，就得什麼果。

所以這說有無永別，這個有無，方才說是有生死，沒有生死，這樣可以講；又可以說有佛性，無佛性；啊，又可以說有染，和無染的種子；無染，就是淨的種子；有染，就是啊，這個染污的種子；所以說有無永別。又有佛性的，就是前邊那個所說的那個四性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不定，這都有佛性。後邊那個無種性，那一個就是無佛性，所以這個道理呀，是有很多種的講法。

我給你們講這個經，多數講一個大概；詳細的道理呀，一定要自己去研究去，才能認識，認識這個法的本體是什麼樣子。為什麼它法爾就這樣子呢？什麼道理呢，要研究？這就是啊，你若認識這個法爾就是這樣子，盡虛空，徧法界沒有不是這樣子。法爾如是，這個法，就是這個樣子。

你洞了一切諸法，那麼就沒有一切執著了；沒有執著了，也不管它有，也

不管它無了；有也好，沒有也好，就超出這個法界之外，這離這個法執了，離開法執了。不錯，這法是這樣子；你要是啊，就執著是這樣子，那還是啊，在法執裏邊。可是你也不能說，哦，我也不學佛法了，我因為要沒有法執了，你根本就不懂法，你談到什麼執呢？你根本就連知都不知呢，啊，執也不執呢，你根本談不到，還沒有到這個程度上！

說有「所知障」，你是沒有所知障；沒有所知障，為什麼呢？你不學啊！就好像唱歌似的，作維那，要唱這個歌，你都不會唱，你怎麼就不唱了呢？你若會唱了，然後可以不唱，我隨便願意怎麼樣怎麼樣；我願意大聲念也好，小聲念也好；有聲念也好，無聲念也好，我會了，我明白了，所以我願意怎麼樣用都可以；你還沒有明白呢，你就想不用了！那豈不是永遠都不明白？

所以，你在不知法的時候，你就想離開這個所知障，那是愚癡到極點，那是太愚癡！所以你若知道法了，然後要離開，那才對呢！就是啊，你知道這個東西是好吃，但是你可不饞，不饞了；因為吃過了，沒有這個饞蟲了，那麼這才算呢，離開所知障。你也不知呢，哦！我要離開所知障了，你知什麼？你離什麼？根本你就沒有，你離什麼？

講到這個地方，我們可以呀，用一個小孩子來做一個比喻；好像啊，那個小孩子，還沒有會走路呢，看見大人走路，來回走，啊，走來走去的，走的很辛苦啊，就坐那休息；他就說了，啊，他說我呀，我不要走路囉，走路太辛苦了！那麼根本他就不會走路呢，他知道辛苦，這是只是知道，根本他也不會走路！

所以為什麼我要講這個呢？就因為有啊，幾個人，打這個妄想，啊，說這有煩惱障，學佛法又有所知障，不要學囉！我不要學佛法，這個所知障就沒有了；唉，我也不幹什麼事情，這個煩惱障也沒有了；啊，自己鑽到那個山洞裏頭去，啊，也不見人，啊，煩惱障也沒有了，所知障也不跟著我了，這是一個錯誤；所以呀，今天提出來講一講這個道理。

你們誰要有這種的毛病的，想要啊，沒有懂佛法就要啊，沒有所知障；啊，沒有做過什麼事情，就說我沒有煩惱了，我離開煩惱障，和所知障；這樣的人呢，應該自己迴光返照，照一照自己是怎麼一回事？

依他起性，

現在講到這個依他起性，以前我講過這個依他起性，徧計執性，圓成實性，我不知道啊，你們各位是不是沒有貪心，已經給回來我了；不過現在呀，還是要考一考！今天呢，要提出名字來叫，叫到誰的名字上，誰就要講；若不會講呢，那今天晚間就不要睡覺！

徧計執性，這是三性，這三種性，一個徧計執性，依他起性，圓成實性，這每個人都有這種的情形，都有這個三性，並不是說三乘；就每一個人都有這種的迷，都有徧計執，都有這個依他起，都有圓成實，這圓成實性。你要是照著三乘來講呢，那就有的有，有的沒有。

有的你說凡夫有徧計執性，二乘就沒有徧計執性嗎？大乘就沒有徧計執性嗎？大乘沒有這個依他起性嗎？這是每一個人，在這個「人」來講，人，分出這三個性；這談不到大乘，小乘和凡夫，這就是一般人的這三種性。這三種性啊，都是一種執著，都是一種啊，虛妄。

為什麼要比這個蛇呢？這徧計執性。這個徧計執性呢，就是自己不知道是什麼，沒有認識，沒有任識這就揣測了，就猜！這猜，就是徧計執性，這個猜一猜。譬如，這都是個比喻，比喻啊，什麼呢？比喻這個人呢，晚間

走路，看見一個黑的東西在前邊，又細又長，在那個路上；他突然間看見這個了，不知道是個什麼東西？他就想，哦！那是一條蛇啊！隨著他就想起蛇來了，所以就想起了；想起蛇，他就怕起來！哦，這個蛇會咬人，我要小心一點！小心一點！

那麼又細一看呢，就依他起性了，細，依著它，詳細看，咦，它會動彈不會？它跑不跑？是不是會抬頭？啊，這麼樣子，這依它起性，哦，細一看，原來是一條繩，不是一條蛇，這依它起性，啊，認識了；啊，認識了，繩子不是蛇啊，這不怕了！

哦，不怕，把這繩子岔開了，這繩子是麻做成的。這個麻，本來也是空的，這就圓成實性，圓成實性就是空了，沒有了；本來以為是一條蛇，原來又變成一個繩子；繩子岔開又沒有了，蛇也沒有了，繩也沒有了，空了，麻也沒有了。麻，你把它變成微塵了，也沒有了，這就圓成實性。這就人呢，不明白這個事物啊，就執著了；執著這個有，執有，執空，執斷，執常，這徧計執性，依他起性，圓成實性。

那麼雖然說不是講三乘，方才呀，在果義這個意思也可以，因為這個法是圓融無礙的。為什麼呢？這個凡夫，就是執著「假」；二乘，就執著啊，

這個「有」。這個假，以為這個繩子是個蛇，這是個假的，這是凡夫的執著。那麼二乘啊，他看這不是個蛇，是個繩子；哦，他這繩子是有了，這是個有的，執著「有」了。這個大乘，一看這個，嗯，也是空的，這繩子就是麻做的；把麻再碎為微塵也沒有了，所以這是大乘的境界也可以這麼講。

又應該知道，我們現在都在晚間走路呢，唉，我們現在所遇著的都是「蛇」，就不知道它是個「繩子」；所以呀，就更談不到空了，談不到中道了。

在昨天講這個三性，依他起性、徧計執性、圓成實性，還有誰有什麼特別的講法有沒有？你講啊，你覺得他們兩個人講這個是對，是不對？是誰對？誰不對？每一個人講每一個人的這個意見，這個就是個徧計執性；但是每一個人所講的都是這個三性，這就是依他起性。依他起性，依這三個性來起呀，生出這種的執著來了，依他起性。講完了，就沒有了；你講，他講，講過去，都沒有了，那雖然有個錄音帶，那是它的，圓成實性，這就是這個。

啊，現在講講這個疏文，依他起性，你們都明白了。

似有不無。非即無性，真空圓成。說經空義，但約所執。

「似有不無」：好像有，不無，好像有，說是啊，好像沒有啊，不是。好像有，就是有，的確有這麼一個東西；要沒有怎麼會依他呢？所以叫似有不無。「非即無性」：不是啊，這個依他起性，不是沒有性，它有一種東西在這。好像那個麻，依著那個麻，啊，就有依他起性了，說，哦，這是個麻，這是個繩子，這有了依他起性。

「真空圓成」：等到啊，這個麻也沒有了，這圓成實性了。我們這個講這個法，是怎麼講，徧計執性；那麼這個法講完了，這個正在講這個法，這依他起性；講完了，圓成實性了，圓成了。「說經空義」：這就說的，這就是說這個經啊，「空」的道理，「空」的意思，說這個經空的意思。

「但約所執」：那麼這三性啊，是啊，根據這個人的執著來說出來的；你要啊，沒有所執了，也沒有一個徧計執性，也沒有一個依他起性，圓成實性也沒有了，啊，這是諸法空相。那麼「圓滿菩提，歸無所得」，所以才說「無智亦無得」，這是啊，這三個這個性的大略的意思。

那麼現在這有幾句啊，這個三性的這個偈頌，可以呀，來講一講。

Door2-171-032

這「由彼彼徧計，徧計種種物；此徧計所執，自性無所有。依他起自性，分別緣所生；圓成實於彼，常遠離前性」，這幾句偈頌啊，這說的很不錯的。

這說，「由彼彼徧計」，這個徧計呀，是因為啊，前邊那有一個東西，這叫彼，由彼；彼徧計，徧計那個東西，徧計呀，啊，那個東西。所以才說啊，「徧計種種物」，啊，這一個東西，就想出來很多種種的物來了，這不是啊，單單就是那一條繩，啊，你就啊，徧計成了一個蛇。如果那有一塊石頭在那個地方，你就徧計，哦！那是個老虎啊，啊，那是個老虎，你這徧計了；等到到前邊一看，哦，原來還是一塊石頭，把我嚇的這樣，嚇的又要死！呵，這真是！哎，依他起性了。石頭，石頭碎了也變成微塵，也沒有什麼！

啊，所以這自己呀，沒有事找事情來幹，沒有執著找出一個執著來執，就是啊，這個意思就是**所有一切的東西都是虛妄的**！你不要在這個虛妄的東西上來想，啊，來打算盤子，啊，「二一添作五，逢二進一十」，哦！這

多少？這徧計執性就是這個「算」，你算它是個什麼？

好像，啊，現在打到月球去，這個火箭，打到月球，這都用徧計執性算出來的，你們懂嗎？啊，算出來的；算出一個東西了，啊，可以到月球那地方去了，哦，這依他執性了。月球的石頭什麼樣子？哦，拿回來一點，我們研究，這就是依他起性嘛！研究完了也不過如是，哦！圓成實性，沒有了，你看，就是這個嘛！所以呀，徧計種種物，種種物都要去算去。

「此徧計所執啊」，這個徧計所執著的這個「執啊」，「自性無所有」，本來它那個自己不會徧計的。好像，啊，你說那個繩，是一條蛇，那個繩本身它不會想我是一條蛇，**是你這個人呢，想它是一條蛇**，所以呀，你那個徧計執的本體無所執的，你看徧計種種物，此徧計所執，這個徧計所執這個執著。

自性無所有，自性沒有，沒有什麼，它自己不會徧計的。你說，那個石頭，你計它那個石頭，你看它像個老虎，啊，石頭自己本身它沒有想，哦，我是個老虎，你這麼給它安著一個假名字說是個老虎，連它，它的本體，連它我是個石頭它都不想！你看，因為什麼？它沒有思想。不像你那麼多的徧計執，依他起；它因為沒有，所以它就不生這個。

「依他起自性啊」，這是啊，這依他起性，是依照這個石頭，又起出來一個自性來，依他。「分別緣所生」，這個依他起性是有所分別了，在這裡分別，哦，這個繩是麻做的，那個石頭是在山裡生出來，然後也會碎的，啊，這分別緣了，分別這種緣，為什麼有個它呢？這分別了，分別緣所生。

「圓成實於彼呀」，這個圓成實性啊，就是這個東西究竟空的時候，到空的時候，到沒有的時候，啊，「常遠離前性」，空的時候，沒有的時候，把前邊那個徧計執性也沒有了，依他起性也沒有了，所以這叫圓成實性。

這個講，為什麼要問問你們？就是看你們的，每一個人的聰明啊，啊，是不是啊，會頭上安頭？是不是啊，會把自己的頭割去？看看誰講的對？看看誰講的妙？這才能啊，見出你們的真功夫，用功，不用功，平時呀，有沒有一點修行！這個輪刀上陣，六祖壇經上說的，看看你見性、不見性！這輪刀上陣現在，看看你見性、不見性！

既言三性五性不同，故說一分眾生決不成佛，名生界不減。

這個教啊，它有講三性的，有講五性的，菩薩，聲聞，緣覺，菩薩，這個

呢，所說的不同，有多少不同的，所以在這個五性裏邊呢，才說有一分眾生，有這麼一類的眾生，決定啊，他不成佛，決不成佛；決不成佛，就決定不成佛，決定不會成佛，永遠他也不會成佛。

所以呢，為什麼叫永遠不成佛呢？如果他若成佛，這個眾生界就會空了，會沒有了。「減」：減也就是空了，也就是沒有了，減來減去就沒有了嘛！那麼現在不減呢，它就不會沒有，這名「眾生界不減」。

那麼這一個說法呀，這是不圓融的，所以呢，這個叫一個始教，大乘的一個初門，大概的意思，或者就是這樣子。你們若另有發明呢，就可以再往深了研究研究。

真俗二諦，迢然不同；非斷非常，果生因滅。

「真俗二諦」：這個真諦，就是啊，有真理。俗諦，就是世俗，沒有什麼真理。這種的這個真俗二諦，若往詳細講啊，是有很多的道理的。那麼現在啊，就知道它是真諦，真，就是一種真理；俗諦，就是世俗的這個諦，世俗諦呀，這個就是世間法；真諦呢，就是出世法。這個真俗二諦，詳細說呢，分開有八種，那麼現在呀，不要分它，分開多了，人就給糊塗了，

啊，並且我也不明白，哈哈！

「迢然不同」：迢啊，就是有條不紊的樣子，一條一條的，迢然呢，就是它不亂；不同，不同啊，就是這個有世俗的，有勝義；那麼勝義呢，就不會夾雜這個世俗，這個它是很清楚的，有條不紊，不亂的。「非斷非常」：這種的法呀，你說它斷也不是斷，像外道執斷呢，執常啊，這它不斷不常；它是啊，相續的，所以就不斷。

那麼「果生因滅」：這個果，在果上啊，它生，生什麼呢？生出一種真理，真諦；不滅，這個因滅，這個因呢，把這個俗諦呀，了了；俗諦了了，這叫滅。這個真諦，也就是個「空」；俗諦，也就是個「有」。這個「有」，不是妙有的有；這個「空」，也不是那個究竟真空的空，這啊，只是啊，有這一個空理，這是真俗二諦。

Door2-172-033 44.華嚴經疏淺釋-第二門-宣化上人

那麼現在再研究研究這個「斷、常」。外道呢，他就執斷，執常；在佛教呢，就非斷、非常。外道他說啊，人呢，永遠是人，今生做人，來生還是做人，不會去做狗的；那狗啊，就永遠都是狗，今生牠做狗，當老死了，

等來生還是狗，不會啊，做旁的。啊，就是啊，貓也永遠做貓，馬、牛、羊、雞、犬、豕，都是啊，一樣的；永遠都是那個，他這說是常，不會變的，這是一種外道。所以呀，他叫人也不要修行，人就是人了，你修也是人，不修行也是人，就是這麼一種啊，天然的外道，他說這是人，永遠都是天然的人。

又有一種啊，外道，他就啊，破這個「常」的法，他就執「斷」。他說啊，人死了就好像那個燈滅了似的，再就沒有了，斷滅了，啊，怎麼可以永遠都是人呢？根本就什麼也沒有了，人，這一生的人呢，死了的時候就斷滅了；其它的東西也是，也是斷滅。所以他這個道理呀，講的不是圓融無礙，有所執著。

佛教呢，是講因果的，「如是因，如是果」，你種什麼因，就結什麼果；但是這個因，也可以滅；如果這個因不能滅，就是啊，譬如你這個惡因，種惡因結惡果，你要是懺悔，這惡因就可以滅了；如果它若不滅的話，啊，就會到這個果上。到這個果上啊，由因到果呀，這經過一個時間，也不斷滅，他認為這就是常了，這就是若於外道啊，這種常的邪見裏頭。

如果這「果」不相續，果呀，不會接續的，那麼這個「因」呢，也沒有了，

這又落到這個斷上，這個「斷滅」了，歸於斷滅了。前邊那是個「常」，後邊這是個「斷滅」。在佛法裏邊呢，它是這個因果呀，常相續的；也不是常，也不是斷，但是它，啊，常常啊，這個相續，所以和那個斷常不同的，這個道理。

那麼在這學佛法的人呢，要有一種自強的功夫，不要生出一種依賴性。自強，就是自己呀，應該天天寫筆記，這自強；不生出一種依賴性啊，就是不要依賴啊，那個錄音機，啊，不寫筆記。這個錄音，是預備啊，你沒有寫清楚，可以呀，再聽一聽，把它修改清楚了，把你的筆記。

如果你不寫筆記啊，在聽講的時候就很容易睡覺；很容易睡覺啊，這個講經這個時間呢，就空過去。為什麼會空過去呢？就因為啊，有一種依賴性啊，依賴這個錄音機，啊，有錄音。所以呀，真正學佛法的人，它錄音機，它錄它的音，我寫我的筆記；那麼這久而久之啊，你手也寫熟了，心也記多一次；你寫過一次啊，這比聽過三次啊，那個印象都深。

為什麼我今天這樣講呢？我看有很多人呢，很注意聽的，但是聽聽就睡覺了；所以我們要是能寫筆記呢，相信就不會那麼快睡覺了，這是一個好辦法。一方面不生出一種依賴性，一方面自己對這個佛法又能認識多一層，

所以呀，寫筆記是一個最好的方法。

在前幾年呢，我已經把這個錄音機給罵過一次了，我說這個錄音機真是壞東西！令我這些個很勤儉的徒弟，都變成懶了！那麼罵過之後啊，這好幾年了，我也把這個事情忘了，今天呢，又把它撿起來講一講。

同時四相，滅表後無。

「四相」：有的時候說生、住、異、滅這四相；有的時候也可以說是成、住、壞、空四相。這四相啊，「同時」：在這個前、後、中這個每一個時候都有這四相。往長了說，成、住、壞、空四個大劫，這是四相；往短了說，我們這一念裏邊，也就具足四相，生、住、異、滅。

你這個念沒生的時候，方才生出來的，這個「生」。以前本來你沒有這個念，現在你有了，這叫是一個生相；雖然生出了，但是這個相啊，不是久遠的。「住」，也就是啊，「暫有還無」，暫時有這個相啊，將來還是沒有的，生出一種變化，然後「滅」。

所以這四相啊，單單舉出一個滅相，「滅表後無」：因為啊，前邊那這個

生、住、異這都是現在，後無啊，是沒有了。所以說啊，這個法，有為法，和無為法比較，有為法，就是有生、住、異、滅這四相。這個「生」，以前沒有，現在有了，這是個生相；那麼現在有了，這有為法，將來啊，還是沒有，這是個滅相。

這個「異」，是變異，這個住相啊，變異了，這個住相啊，不堅固了，這是個異。「住」呢，也是暫時的，不是永遠，暫時有個住相而已。所以這個生、住、異、滅，這個同時有這個四相。這個滅啊，表後無，它表是啊，將來沒有了，這個法雖然暫時有，將來是沒有的，所以呀，說是四相同時，同時四相，滅表後無。

我們這一念，念沒有生的時候，這是沒有；已經生了，出這個念，這是生了，生相。你生出這個念呢，就在這啊，停止，這個念呢，就想，在這沒有忘的時候，沒有過去，這個念呢，這是個住念。住的時間一久了，它又生來一個異相來，就啊，變異。變異之後，因為這個念呢，不堅固了，所以就滅了，沒有了。這是啊，一念中就有具足這四相。那麼在這個始教啊，它是說的這種有為法。

根本後得，緣境斷惑；義說雙觀，決定別照。以有為智，證無為理；義說不異，而實非一。

這個「根本」：就是根本的智。根本，什麼叫根本智呢？就是那個真如，真如根本的智慧。「後得智」：這後得智啊，不是根本智；根本智呢，是本來就有的；後得呢，是由這個修啊，而得；但是啊，沒有究竟，這就是得到一點點，後得智。把五識啊，能變，這個五識變了，前五識能變成後得智。

那麼這後得智呢，和根本智，它「緣境斷惑」：緣呢，這個緣就是順著。順著那個真的來斷惑，或者順那個俗來斷惑。真境和俗境，真諦和俗諦，來斷這個惑。這個惑呢，斷什麼惑？這根本智啊，就斷這個「理」的惑；後得智呢，就斷「事」的惑。這個事的惑，也就是那個見惑；理的惑，就是那個思惑。

見惑，對這個境界，不認識，這是惑了；你要認識了，這斷，沒有疑惑了，把這疑惑斷，什麼事啊，都明白了。思惑，思惑呀，就是對這個理，你不明白，生出一種疑惑來；你要對這個理明白了，這個道理明白了，這惑也

斷了。

那個見惑，就是「對境起貪愛」，這個境界，就是個「事」，在外邊，這屬於事，屬於有為的；這個「理」呢，就屬於這個理，是無為。那麼這個根本智呢，它能啊，斷這個「理」的迷，迷惑，對於理不明白啊，它可以斷。後得智呢，只能斷這個「事」，對理上啊，它還不能斷，那麼所以說緣真斷惑。

「義說雙觀」：這個義理，依照這個義理來講，無論根本智，後得智，它都能啊，觀真，觀俗，這雙觀，雙觀這個真俗二諦，前邊所講那個真俗二諦呀，這是從那來的。可是啊，「決定別照」：這個修行啊，是一樣的修行，成就呢，就不同了。這個根本智，用這個根本智，這個理的迷惑斷了，事的迷惑也斷了，這個事不清楚的也斷了。這後得智呢，它雖然觀真，觀俗，它別照，它單單能啊，斷這事的這個迷惑，迷事這種的惑；不能斷迷理的，所以這叫別照。別照啊，就是有分別，有所分別。

那麼這都是啊，「以有為智啊」：以有為的這個智慧，有為呀，就是有所造作，有所作為，不是啊，很自然。「證無為理」：證的理，將來啊，到這無為的理上。「義說不異」：這個意思說來呀，就是說他修行啊，用功

照啊，這個意思啊，是沒有兩樣。「而實非一」：而實實在在的，這個實啊，不是浙各實相的實了，就是實在，實實在在的，就是真的；而真實的義理呀，可不是一個義理；這個根本智，和後得智啊，它實在的這種能照，和能斷，所照，所斷，不是一樣的。

Door2-174-035

既出世智，依生滅識種，故四智心品，為相所遷；佛果報身，有為無漏。

「既出世智」：這個修這個出世智，既然修這個出世智，「依生滅識種」：這個種子啊，是依照這個生滅的識，來修這個出世智。啊，所以呀，「四智心品」：四智，就是啊，這個佛的四智；心品，這個經中的這個四智的品，四智心品。「為相所遷」：為這個四智啊，為這個相，有相法，這個有為法，所遷。遷呢，就是遷流，遷變。

那麼四智啊，是佛的四智，妙觀察智、成所作智、平等性智、大圓鏡智這四智，為相所遷。「佛果報身」：這個佛的果位，他這個報身，「有為無漏」：以這個有為的法修成啊，這無漏的佛果的報身。什麼是有為法呢？就是那個前邊所講的四相。什麼是無漏呢？無漏，就是啊，這個真如的涅槃。

槃，這得到無漏。這個佛果報身，以這個生滅的識種，修成啊，這個有為的報身，佛果有為的報身，無漏的這個真如涅槃。這個道理呢，講起來啊，是不圓滿的，所以呀，都很勉強，很勉強的。

如是義類，原有眾多，具如瑜伽雜集等說。

像這樣子的道理，在這個始教裏頭，所說的，好像這種的它不圓融無礙的，不能說啊，「一斷一切斷」，好像那個法性宗講的一斷一切斷；這個你斷事啊，就是斷理；斷理，就是斷事；事理相即，事理相融；真俗也相即，真俗也相融；這個道理呀，是圓融無礙的，怎麼說呀，都對。這個始教的道理呀，說出來就好像很勉強不自然。

「如是義類」：好像這種的義類，「原有眾多」：很多很多的。「具如瑜伽雜集等說」：你若是啊，想完全知道啊，就看這個瑜伽雜集這一部書啊，納裏邊呢，說的很多的。